

對越甲稿

請免

舉刺

對越乙稿

奏劄

故事

奏申

表牋

請免

真西山全集

卷十

六五四三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對越甲藁

請免

辭學士院權直狀

嘉定二年十二月

某
今月十八日準省劄省同奉聖旨真某兼學士院
權直者選掄持異震惧靡寧竊惟翰苑之置官做自
開元之定制雖典司內命號為供奉之近班然遘簡
外廷或以校讎而充選於皇孝祖參酌有虞肇新北
門攝直之名以處東觀洽聞之彥惟材是用寧職之
拘然自淳熙以來距今餘數十載迺若彥中而降



居此惟二三人曾謂至難詎容輕畀矧皇上聿新
於萬化欲王言誕播於四方盍咨討論潤色之英大
闡溫厚坦明之制伏念臣早緣干祿勉學為文僅知
場屋剽襲之功焉識朝廷嚴重之體頃從僻水入點
道山老歲月於槩鉛猶慚亡補鼓風雨於詔令敢謂
能勝偶倖直之虛員俾譎材而承乏身雖甚寵詎有
當辭昔在厚陵深嘉蘇軾欲循古實躡寘禁林觀
時宰臣啓奏之言尚俟人望屬饜之後况其未能為
役何敢徼榮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已行之誤渥
疇可用之實能則名器不以假人允叶一時之公論

文章足以華國漸還三代之遺風所有恩命未敢祇

受伏候指揮

十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不許辭免

辭起居舍人狀

嘉定六年二月

某今月初七日準省劄節文二月初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某竊惟古者設載
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言之善
否實治亂榮辱之樞機遴選端良實在左右操觚執
簡有聞必書庶幾非道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庸
是任者不其重歟伏念某材弗適時學未聞道徒以
文墨淺技饒養攝禁林首尾四年漫無云補循名責實

擯斥所宜遽蒙誤恩權典記注維昔先正宗工猶多
力辭不敢輕受顛如庸陋廼可冒居况今賢俊布滿
周行論德較能最在人後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俾
某姑仍舊少道謹訶精擇名儒以重螭陛所有恩命
某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二月八日奉 聖旨不允

辭秘閣修撰江東運副狀 嘉定七年 十二月

某今月初二日准省劄十一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
旨真某除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寵數便
蕃愚衷震惕伏念某譎烏晚出幸際熙辰通歷清華
漫亡補報屬以親年既晚喜惧交懷數控個私斷

備黜以便晨昏之奉敢箇誤渥超擢逾涯玷中秭論
譔之華副陪都漕輓之寄退惟不肖資望俱輕豈足
以上副選掄下蘇疲瘵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還
上件恩命陶鑄一州郡差遺庶幾愚分得以少安伏
候指揮 十一月五日三省 聖旨不允

辭轉官狀 嘉定十一年 十月

七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真某特轉一官劄付某照
會者誤拜明綸震惶無地仰惟 聖朝褒功錄勤罔
間鉅細固得礪世磨鈍之術然而職有當為則不足
以言功功非可紀則不足以受賞近者海盜披猖侵

軼郡境其繆為守將職當討捕憑藉威靈幸遂俘獲
僅能免責何敢言勞兼計畫驅馳出於同僚效命追
襲出於將士激昂忠義則寓客之力鳩集丁壯則鄉
豪之功其在妄庸一無善畫因人成事曾何足云况
當邊塵未靖之秋正 朝廷重惜名器之日若其之
區區微勞遽蒙寵渥則披堅執銳攘却醜虜者又將
何以待之其一介書生粗命辭直之義反復思念實
不遑安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還特官恩命使上
無濫予下無妄受於義兩得何榮如之瀝懇投忱必
期得請所有省劄謹寄留不州軍資庫未敢祇受伏

候指揮

十一月一日奉
聖旨不允

辭集英殿修撰知隆興狀

某伏準七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集英殿

修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填見闕就送還人疾速前
去之任候滿前來奏事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
書省錫命過優拊躬增惕竊以禁廬邃職昔以寵侍
從之英督府名都間或咨輔弼之舊蓋班峻之選掄
宜稱而地雄則負荷為難伏念某本乏技能繆塵知
獎蓋靡螭陛未殫許國之忠龍節虎符茂著治民之
最政虞幽黜遽冒明恩論著非長自冷撰而叨執撰

附循何有繇遠藩而玷近藩豈不負榮懼難勝任伏
望 朝廷特賜敷奏姑仍舊職改畀真祠負輟至微
庶逭疾顛之咎嘶環自詭終酬願報之心所有上件
省劄其未敢祇受寄留泉州軍資庫外伏候指揮
二十一日奉
聖旨不允

辭寶謨閣待制知潭州狀 嘉定十五年十月

某九月十五日准省劄九月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
真某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所
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前去之任候任
滿前來奏事兵級逐州更替滿後人到日止具已起

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劄送某者恭承令渙有惕
懦裏竊以列職西清班實聯於禁從分符南楚寄尤
重於帥垣必材望之兼優始選掄之克稱伏念某賦
姿甚陋積學未充掌制記言僥榮何補觀風作牧奏
最蔑聞方勉報於國恩乃驟違於親養三年素鞿甫
遂終喪一札溫綸邊叨錫命顧憂患摧傷之後正山
林屏伏之餘詎意么微上蒙記錄以次對而易論譔
班資甚超踰矧長沙之暇豫章事任尤為繁重昔尚
慙於非遽今奚敢以冒居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追
還茂渥改畀叢祠庶安孤陋之蹤少逭盈滿之咎所

有省劄未敢祇受已寄留浦城縣庫外伏候指揮月

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仍
從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之任

再辭待制狀

嘉定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某昨準省劄節文九月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

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某尋具

辭免恭惟省劄十月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仍

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君父有命臣子敢違顧

如新沙郡寄之雄荆湖帥閫之重在選掄為至遴豈

譾薄所能堪迫於宸指之嚴靡容固避迺若職名之

峻尤所未安蓋有唐命次對之官至本朝參近侍之

列非嘗真歷禁從未始輕有詔除或驟升於儒宗式

從群望或優褒於治最庸示殊恩某者學本迂疎材

非敏茂綴班兩省一無裨補之能去國九年三月清

華之直雖幸榮之已甚猶又次之可言迫切集撰之

陞往蒞洪都之填甫半期而遽去曾寸效之未聞顧

以何名可當茲授致身邇列豈非寒士之榮假寵用

功適重清朝之累載循非據敢昧牢辭除已一面擇

日祇受新除知潭州恩命外所有寶謨閣待制職名

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許令避免姑仍舊職俾懋新

庸庶迓超躡之譏實荷全安之造伏候指揮十月二

三省同奉 聖旨
依已降指揮不允

辭賜金帶狀 嘉定十六年正月

某伏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
某余嵒李稹楊簡陳駭各特賜金帶一條許令服繫
者某恭聆成命不勝震惕竊惟精鏐寶帶所以寵朝
廷待從之臣某猥以無庸叨榮次對以為過分繼蒙
恩渥畀以紫綬方惟弗稱是虞魯未幾何又有錫鞶
之寵顧某何人可以當此况同日並命者三一以制
闡一以耆儒予之有名受者無媿某於其間獨為忝
竊強顏祇拜實不遑安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上

項指揮亟從寢免不勝大幸所有前件省劄見寄
川軍資庫某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二月二十三日
聖旨不允

辭免召赴行在狀

某九月二十三日准省劄九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召赴行在者某聞命兢惶罔知所措唯
二聖臨朝之日正四方觀正之秋凡收召於人材必
采求於時望緬稽 元祐因興議而用群賢近攷
先皇以經筵而招一老物情既協治象可占如其者
問學荒疎器能譾薄徒以書生之末技誤蒙 文考
之殊知入侍軒墀出分麾鉞未效涓埃之報空懷覆

載之恩八駿遐征忽痛仙遊之不返六龍臨御所訢
神詈之有歸敢圖負戾之云初邊原賜環之允及十
年去國豈無意於本朝千載逢辰亦願禪於初政亟
宜祇命敢復控辭其如朽木之非材重以負薪之多
疾自長沙而見宣室有媿昔人陪屬車而上甘泉可
當誤寵異回嚴召改畀真祠庶安駑足之蹤免速顛
躓之咎所有省劄其未敢祇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
欲望特賜敷奏施行伏候指揮

十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

辭免禮部侍郎兼直院狀

某九月三十日準省劄節文九月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其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又準省劄節文九月
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其除禮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日下供職又準省劄節文奉 聖旨真其依舊

兼侍讀者內使之除倣逾三日秩宗之命遽下九天
仍經幄之新榮兼詞林之舊直此前代崇儒之典最
謂寵光矧嗣皇訪落之初可容輕付如某者自視闕
然禮樂詩書少雖涉畧文章翰墨久已荒疎分閫二
年憂民一意瘁痾由已敢辭夙夜之勞毫髮亡功徒
致陰陽之寇精神眊曠形体支離頃屬夏秋之交嘗
陳香火之請蒙恩未許竊祿是慚詎意龍飛首啟駟

召甫登西掖旋貳南宮陳善責難蓋平時之自詭尊
經好學廼盛旦之親逢所願依日月之光期或遂消
埃之補而某自嬰宿疾未底安全編簡舊文都忘前
習記牋常語且出他人豈堪持衰憊之身而輒造清
華之選仰祈敷奏俯徇愚衷祿賦祠庭庶少瘳狗馬
之疾心馳帝闕終願輸縷蟻之忠所有省劄某未敢
祇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伏候指揮

令學士
降詔

十一月十二日
奉 聖旨不允

勅某省三省進呈知狀辭免除禮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兼侍讀日下供職恩命事具悉卿以鴻碩

知先皇而朕則未遂一見也故於嗣歷之初仰
體留遺之意爰加迅召迭下除書謂即遄驅矣乃
尚杞車邪味昔賢難進之風不忘嘉嘆思應聘翻
然之義其勿留行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不多及

再辭免新除狀

臣近具奏辭免新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
恩命十一月二十六日準省劄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者臣雖訓詞之未拜已榮
懼之交并伏念臣一介寒生起身農畝自開禧末

以選階登朝列至 嘉定初以館職直禁林曾不數
年叨備二史越由外補四玷節麾論議三迂遂塵次
對凡此皆 先帝拔擢之恩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者也去國十年雖不敢有干榮慕進之念然區區
素志猶冀一日復近旒宸少效芻蕘之忠而遺詔遽
頒扳號無及終天之痛荼毒何窮 皇帝陛下踐祚
云初首加收召詞垣從橐疊被超除講殿書帷又容
陪侍此臣千載一時之遇也倘獲盡忠 嗣聖是
乃圖報 先皇犬馬之愚敢忘斯宜獨處駑劣之資
多病早衰加以不材冒膺煩劇凡他人談笑而可辦

在微臣必竭蹶而後能又以早蓄盡瘁祈請由是百
病交作門不離醫每值隆寒所患尤劇自顧尪殘如
此必須休養年歲專意服餌庶不遽為廢人苟未填
溝壑之前皆仰報乾坤之日伏惟至仁矜而憐之俾
令奉祠于外異時苟幸有瘳惟命東西所不敢辭干
冒宸嚴臣無任激切望恩之至所有省劄臣未敢祇
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伏候 勅旨 十二月十七日
三省同奉 聖
旨依已降詔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

辭免修史狀

臣十一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十一月十日三

省同奉 聖旨真其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者臣聞命惕然以榮為懼臣伏見 先朝臣曾筆者論以為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志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史職之重若此而使臣者濫廁其間竊恐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如昔人所謂也况臣叨擢小宗見再控避兼官太史尤難冒居伏望 聖慈併回誤渥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外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十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

乞給假狀

某於嘉定十七年九月以後叨被召命復玷恩除緣代者未至當十一月十六日始以兩司印記交付運判李東即日登除適值連雨泥淖行役艱辛顛跌頓臧長幼番病所至訪醫藥療治歷四旬有餘乃抵信城緣某去年疊被恩作今自信城去家僅數程欲乞朝廷特賜敷奏除程給假俾獲療黃墓下及從事醫藥候假滿日即起行在奏事伏候指揮檢會嘉定十七年九月十九日已降指揮真其某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十一月十日續降指揮兼同修國史

燕守員錄院同修撰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降程給假一月假滿依已降指揮日下前來供職

三辭免新除併乞郡狀

某昨再辭兄新除恩命乞令奉祠于外恭準十二月十九日省劄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已降下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需章游上恩礼繼放蝼蟻小臣不敢不遵奉別惟御天之初萬物咸覩某以不材聯榮侯對尤願奔走闕下一瞻穆穆之光謹以別狀具申給假候滿赴行在奏事外惟是春官貳卿朝廷高選經進史館必待各需顧知某者學問荒疎

識慮凡淺私自量揣實難叨居至於視草禁林向者雖嘗備數是時去離場屋歲月未久文詞醜敝已無足觀去國以來浸益廢忘駢儷應用悉出他人回視舊習幾同隔世若或貪榮冒寵必致自速顛隳切念臣材雖弗逮人志念每在及物補外一紀四易節麾其於民事頗嘗諳悉所至盡瘁不敢營私撫摩凋殘惠養惇獨粗知殫竭仰奉使令與其躡綴徒班強其所不逮曷若仍因郡綬勉其所可能是敢控瀝忱衷仰干造化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與某一州郡差遣仍許奏事之任其在么微實為大幸伏候指揮

五月十五

日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即速前
未供職仍具已起發日時申尚書省

展假狀

某昨具狀申 朝省乞給假將理候假滿日赴行在
奏事恭準省劄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除程給假
一月假滿依已降指揮日下前來供職竊念某自去
歲十二月十六日受代立塗陰雨速併行役甚難至
今年二月初十日始抵浦城寓里合於今月初十日
假滿所當遵奉指揮即造行關緣某在途之日全家
番病子婦損孕自安喪亡悲憂感觸舊疾復作面目
枯悴行步艱辛飲食頓減語言少力自今招醫療治

無稍向安未堪勞動若決憊上道必有顛陪之憂

望 朝廷特賜敷奏并與展假將理實荷全生之洪

伏候指揮 勘合已降旨揮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兼侍讀三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依典展

假半月假滿依已降旨
揮即速起發前來供職

乞先次上殿狀

朝請大夫寶謨閣侍郎真其狀證對某昨於嘉定十

七年九月十九日奉 聖旨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

院兼侍讀日下前來供職某節次具狀辭免累奉

聖旨指揮及降制書不允某已於六月初四日入國

門記欲乞先次上殿更令取自 朝廷指揮施行伏

侯旨揮

六月朔四日奉 聖旨

辭免直院狀

證對某昨叨召旨游拜以書自顧不材非所宜稱爰
陳免績竟閔俞音既入國門蒙 恩賜對方命有罪
誼難復辭所有儀曹經筵史院等處除見申審得旨
日下供職外惟是禁林清邃顯代王言命令之頒動
關國體某向者雖嘗承乏是時去離場屋未久文詞
骯髒已無足觀况自補外以來倏更一紀惟於吏事
朝夕究心筆墨舊習久已荒廢駢驪之作猶未嘗親
措一詞回思向來套數茫然不復記憶今若貪再入

之榮冒昧供職萬一詞頭之下倉猝不能成章是時
雖遭重譴亦已無及於事兼某昨因在潭之日軫憂
民瘼耗損心氣每一發動輒經旬月如醉如癡文字
之官非精思不能稱職若勞心著述必有性命之憂
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令其免兼直學士院職事不
勝大幸伏候指揮 六月十二日奉 聖旨不允

再辭免直院狀

某昨具狀辭免兼直學士院續於六月十三日準省
劄奉 聖旨不允者某竊惟再入禁林儒臣榮遇自
唐而後以為美談顧如某者問學詞章素稱庸陋

曩當嘉定更化之始嘗寓直者六年今值寶慶改元之初復蒙知於九陛猥令兼紐復典摛文其在孤蹤豈非至願實緣其自叨外補一紀于茲柱後惠文之書粗知練習翰林子墨之作浸益荒疎記牒悉委之他人筆硯盡捐於故習兼緣心氣之疾作止不常思索稍勞征忡輒甚用敢洊陳危懇仰瀆公朝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察其情實賜以允俞免直玉堂之廬專侍金華之讀其不叨大幸伏候指揮

六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

依已降旨

三辭免直院狀

某近耳具辭免兼直學士院恭準今月一十三日省

劄奉 聖旨依已降下指揮不允懇辭洊上恩指載

頒蓋即欽承豈應屢瀆伏念臣昨緣盡瘁民事以致

耗損心神思慮稍勞疾恙隨作故雖小小牋翰猶不

免屬之他人况於北扉邃嚴顯掌內命向者雖嘗承

乏其時年齒尚壯心力頗強見諸文詞已媿荒率况

今侵尋暮景重以拙恙作止不常昨來申控之詞謂

若勞心著述必有性命之憂蓋出真情初非偽飾伏

望 朝廷赦其繁文之罪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仰戴
 洪造之恩不勝沒齒之幸伏候指揮

六月二十九日 奉 聖旨依屢

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四辭免直院狀

其證對近三日辭免兼直學士院恭準六月三十日省劄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竊惟代言儒者之至榮方命人臣之大罪夫以禁林之地最謂遠嚴保直其間必篤鴻碩其猥以末學初無寸長幸逢千載之期猥叨再入之寵平生素望何敢及茲豈不願優游玉堂之廬密勿金鑾之直何苦堅避自速嚴誅蓋以詔令之頒最關國體文章之發皆本心源而某四忝節麾一周星紀視人猶

已憂公如家積緣思慮之勞遂得煩悻之疾比方少瘳猶未復常雖應酬戕翰之微莫能措手豈典掌綸絲之重可使強顏竊自省循實難堪處昔唐常洪景以草詔踈漏而降絀 本朝范鎮以用事差誤而左遷彼皆名儒猶坐此失况某材既陋甚而疾復縈之倘冒昧以祇承必立臻於曠收用是彷徨累日不免仍控忱詞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上件職事實拜洪造保全之恩伏候指揮

七月五日奉 聖旨依所乞免兼

為足疾請朝假作

證對某見患右足赤腫行履艱難欲請今月初六日

以後朝假五日將理伏候指揮

八月五日奉 聖旨依

乞宮祠狀

臣輒抒忱悃上瀆睿聰臣痿蟻微軀頃叨聞寄憂勞太過遂抱沉痾頃者訪落之初猥叨召擢扶憊就道幾不能支造至江干招醫療治偶幸小愈遂獲造朝賜對宸廷勸誦經幄知隆渥寵祿光荣臣子之心豈無眷戀受恩未報求去謂何伏念臣嬰疾以來衰證具見拜跪稍多則不勝喘急視瞻畧久則頓覺昏花秉騎有上下之艱趨走有顛仆之慮竊自揣凋殘之質難久汙清切之班乃者秋氣浸涼宿疾驟作肌

消滅筋力支離體賦虛盈足復赤腫雖蒙予告未易向安皆繇叨竊之故多以致災虞之狎至仰祈聖鑒俯察真情特畀祠官俾便醫藥倘尚延於殘息終圖報於鴻私干冒 天威臣無任懇切俟命之至伏候

勅旨

八月九日奉 聖旨 不允 學士院 降詔

勅某省所奏乞特畀祠官事具悉惟后非賢罔又惟賢非后罔食此蓋君臣相湏之急而亦君臣相遇之難自昔已然也卿抱有用之學數千里而來卿之本心固欲其道之行也朕方望卿以有為則非孟軻不遇之比也而乃翻然思去何哉矧卿春

秋昂盛風霜微侵少親湯劑自底和平其安厥位
以展猷為朕之卷卷卿其深體所請宜不允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再乞宮祠狀

某近緣疾恙控告公朝乞畀祠官退伏田里伏準今
月九日省劄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恩綸下
布備極寵光自顧么微豈且蒙稱伏念某至愚且陋
初乏寸長際遇寵飛首叨召擢其為榮擢實倍等倫
間者一對便朝兩侍經幄竊見 聖上虛懷忘我有
仁皇之度發言中理有 孝宗之風退而喜躍為

不寐自昔有志之士嘗患遭時之艱今某何幸既值
英睿好學從善如流之君而廣廈細糴從容勸誦又
無非可言之地深願勉殫尺寸少補涓埃曾未三月
遽求引去揆之於義夫豈忍為實以螻蟻之軀連年
抱病昨幸少瘳遂獲造朝兩旬以來舊患復作陰消
潛耗血氣益衰重以瘡瘍痛楚尤甚精神凋瘁形体
支離謁告卧家職事弛廢凜然震懼如坐針氈是用
再瀝愚衷干投造化伏望 朝廷察其情實特賜敷
奏檢會前申畀以祠祿庶幾謁醫問藥獲保生全亦
免尸位妨賢自貽譴咎某不勝大幸伏候指揮十四

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已
隆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乞黜責狀

某比者再輸愚悃丐奉外祠游祇綸音未賜俞允么
微一介蓋即稟承誼有未安敢避三瀆伏念某性資
甚陋學術又踈偶際昌時獲塵清貫畧亡毫髮上吞
鴻恩每日省循第深震惕昨者大明繼照命召首盼
旋玷除書俾貳宗伯竊伏念從臣之職責在論思語
嘿之間皆係國體既寘身於華近當同上之戚休尸
素苟容則有乖職守盡言無急則或聞事情而某識
慮非長慙愚惟舊徒有竭節致忠之意而無適時應

變之方陳義大迂隱憂過當賴 聖明之洞照知拙

直之無他非惟曲示於優容且復稍加於採用天誨

地育何以過茲朝思夕惟未知報所而群情弗叶公

論靡容伏觀憲府之章實中愚臣之病但當自列敢

復他云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亟加黜責以示威懲

庶安衰退之蹤抑嚴風憲之體伏候指揮八月十八日三省同

奉 聖旨不允
令學士院降詔

勅某省三省同奉卿伏乞亟加黜責以示威懲事

具悉朝廷之遇士大夫也以禮士大夫之進退也

以義一或反是則上下皆失其經矣卿以碩望朕

所特招初至闕廷屢陳忠讜朕既開納而施行之矣卿果何嫌而必欲賦歸耶夫比肩事主各罄所懷工師相規同心濟濟此隆古之風也朕甚慕之用賢勿貳朕固已定於宿心竭節盡忠卿益益殫於素學朕告已再卿無復云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乞黜責狀

某昨露悃忱冒干 朝廷乞加黜責以示威懲恭準省劄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者居數月而求去者三豈其本志不逾旬而賜詔者

二蓋未前聞在 聖朝瞻義之恩可謂甚至而愚臣進退之誼實不遑安竊念某猥以譎材濫陪近綴竭忠徇國本慙拙以靡他陳義告君或迂踈之已甚雖荷宸聰之容納其如物議之沸騰仰惟 祖宗以來務崇臺諫之體凡所予奪公論皆謂當然一有譏訶重臣猶當引避况於從列敢傲憲綱然其未即抨彈盍使自為去就倘控誠之弗力姑懷祿以苟容辜戾如山愈難逃於典憲廉隅掃地將不齒於薦紳仰冀清明之朝俯察羈危之迹既是排於執法難冒耻以在廷即賜奏陳亟加譴斥庶幾伸言路之風采亦重

微臣之罪辜瀝懇輸情必期得請伏候指揮八月二十日

三乞黜責狀

某近具申 朝省乞賜奏陳亟加譴斥伏準省劄二
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竊念
其一介軀生初無長技適遇 聖主龍飛之初召從
遐外列在近班每有開陳輒蒙嘉定昔孟子事齊之
宣王道未嘗少行也徒以王由足用為善至其去也
猶三宿出晝以冀王之追已此聖賢事君之心為臣
子所當取法為者也况某以凡材而適遇聰睿好學

之君始初清明之政不惟顯用其身而且施行其言
亦獨何心忍於去計上之左右哉特以 本朝舊章
尊重言責凡臺臣議論所及不必明指姓名皆當引
去 朝廷亦不復固留所以仲言路之風采存朝廷
之紀綱而養士大夫之廉耻一舉而所全者三焉非
細事也伏觀近者臺中所陳其於某妄言之舉可謂
明斥之矣然而未即彈劾者蓋由有委曲保全之意
欲其自為去就故也今若頑然不知引去則是傲言
路也傲言路則是慢朝廷也夫一從臣之去留於事
為細而言路伸屈紀綱繫焉其可以某之故而壞之

乎且士大夫能重其身而後能為朝廷重今臺臣既
斥其罪矣而乃貪戀榮祿栖栖然尚冀一日之留則
是頑鈍之耻之人也堂堂天朝衆雋布列安用一
無耻之人而使班侍從之班乎反復惟念實無可留
之理是用游瀝肝膽控告公朝察其本心而亮其
不可得已檢會已申事理即賜處分施行若乃區區
愛君之心則雖在畎畝豈能一日暫忘異時心迹既
白朝廷復有招呼則奔走闕庭其敢或後區區丹
衷天日臨照仗候指揮八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
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

辭免除職宮觀狀

今月初三日恭準省劄勘會已降指揮真某除職與
宮觀九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煥章閣待制指
舉隆興府王隆萬壽宮任便居住扎送某者竊惟寶
奎候對密聯法從之班琳瑯奉祠實祝聖人之壽於
焉列職蓋以優賢伏念臣器窳且卑學凡而陋屬龍
飛之有造叨駟召以來歸一對便朝獲瞻天日之表
再陪講殿親聆金玉之音念吾君真有不世之資
在微臣當効勿欺之報而思慮太過語言不倫雖見
察於淵衷卒莫逃於公論退循臯矣端合誅夷敢圖

仁聖之朝特宥愚憊之罪已為過望敢復僥榮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回寵渥免重過愆所有上件恩命
某未敢祇受伏候指揮七月十三日三
省同奉聖旨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對越甲藁

舉刺

奏乞將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罷斥主簿

王長民鑄降狀

臣猥以駑庸將漕江左屬早蝗相仍民物告病朝夕
憂懼寢食靡遑仰賴仁聖盛明之朝哀矜元元蠲租
發廩無所愛惜飢疲之氓賴以少蘇然某博采衆言
皆謂艱食之日尚長迺續民命唯仰二麥故於八月
間鑄板勸民種植且控請于 朝乞撥降錢楮貸民

糴種復慮報可之命而遲亟以本司椿管錢一萬貫發下太平廣德兩郡委自令佐措置給借第四等以下耕農之家文移丁寧非不切至意謂近民之官必能恪意遵行未幾當塗之民乃有以給散不公請臣陳懇者及臣以巡察荒政躬至當塗而來懇者愈衆蓋保正縣胥相為表裏賄賂苟行則有以一户而獲數十千者囑託不至則有候伺累日而財得百餘金者惟原其故皆由知縣謝湯中者身為邑長略無惻怛愛民之心視監司行移漫為文具始則泛然付之吏手繼則一切諉之佐官致使吏姦恣行無所忌憚

侵移詭冒色色有之臣以民訟至多不容但已遂將典押陳杞等械送州獄尋據勘到本縣元承州帖發下官會二千貫除節次給借人戶外餘錢四百二十三貫有奇皆係陳杞等擅行侵用或以入己或以供官甚而知縣料理考任主簿修造解字亦科縣吏出錢吏無從出則取辦于此臣竊考椿管錢物非准指揮不許支用臣以憂民之切不暇便文自營方自劾于朝乞正專輒之罪而官吏乃奉行威裂如此今當舉行荒政之際若使官吏人人如當塗縣事事如麥種錢則凡陛下所捐以予民者皆將化為烏有

矣。啓啓生靈何所依賴。臣除一面將勘到公吏照條施行外，所有通直郎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不職之罪實難倖免。况料理考任乃其私事，輒行科配吏人，致使將官錢侵用，其平時律已抑又可知。伏望聖慈將湯中特賜罷斥，使州縣之吏咸知究心荒政，不敢苟簡庶幾實惠得以及民。實一道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取指揮施行。

小貼子照得當塗縣丞賈敷言主簿王長民皆同任給散之責。二人者亦漫不警省，縣吏持詭名之

狀請判敷言等更不誥問，便即支錢。臣各已移文令其具祈今契勘敷言之罪止是鹵莽，猶為可恕。若長民者書生為吏，乃於歲儉民飢之日，刑新官舍，据獄司勘到陳杞等供稱主簿聽人吏李顯祖賣批貼告報本縣自押錄手分鄉貼司抄寫人各名科納添助修造錢多少有差。陳杞等無從擘劃，遂於麥種錢內擅支四十四貫以納本廳。續又侵支四貫五百買物以犒匠者，蓋今州縣之官凡百非泛用度率多數配吏人相習成風，視為常事，不思此曹果何從出。若非浸移官物，則必接受民財。

此風不除為害非淺伏望 聖慈將長民量行鑄
降使官吏稍知警飭不勝幸甚

奏乞將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罷黜廣德
軍廣德縣丞馮旒送部與獄祠狀

臣竊惟邑之有丞所以協贊其長治一邑之政若乃
很傲而陵上昏眊而失職有一于此是謂負丞臣以
廉察為官豈容置而不問伏見宣教郎知寧國府南
陵縣丞李仁任故參政彥穎之孫而澄之子也淳厚
端良有忝祖烈輕儇浮薄厥有父風本縣去歲菑傷
為一郡最賑飢檢旱若捋頭然惟令與丞均當任責

而仁任乃以被檄為名委其職而去卧家數月恬若
不聞畔官離次已為可罪迨以州郡文移督促始不
獲已還任遷怒邑宰百端侵陵自典吏而下不時捽
至其庭斷以大杖訊決動至數百械繫或至通宵且
以知縣妄用官錢偏中臺府及守臣張忠恕索曆驅
磨縣家所用皆有去著仁任之言莫非詆誣臣考諸
公論皆以仁任為不直遂對移蕪湖縣主簿冀其少
戢而仁任更無一字遵稟徑翩然以歸非惟不有邑
長且不有監司矣臣所謂很傲而陵上者仁任是也
迪功郎廣德軍廣德縣丞馮旒年迫桑榆志氣衰落

間嘗攝邑頗乏廉聲近以本軍檄往平江船運制置
司對撥米斛群情喁喁日望船粟之至而牒乃以黠
胥自隨縱其侵漁船戶錢物遂使船戶公為欺弊盜
糶官米凡七十餘石當飢民仰哺之際一勺一合皆
為可惜孰為監臨官不能檢察以致散失米斛其多
如此豈容逃責臣所謂昏眊而失職者孰是也二人
者一則少而狂一則老而繆俱難存留任伏望
聖慈將仁任罷黜牒送部與嶽廟俾凡為吏者知所
警飭實一道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
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知寧國府張忠恕亟賜罷黜

臣竊惟天災流行雖盛世不能免惟上而 朝廷下
而守令至誠以憂之盡力以拯之則民雖不幸而遇
凶歲可使骨肉相保而無流離全其天年而不至殍
踣以死昔人有云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仁人之
於拯菑雖髮膚有所不愛况其他乎富弼之在青州
存恤流民如其家之子弟趙抃之在越賑饑藥病多
出私錢蓋為君上牧元元為國家固根本法當如此
臣以駑劣將漕江東屬歲旱蝗民物告病仰賴 陛
下仁聖哀憫無告之民散財發粟以鉅萬計真可謂

堯湯之用心而臣徧察州縣間求其至誠惻怛恪意
奉行者則何其甚寡未嘗不仰歎 朝廷之至仁而
咎官吏之不仁也間者蓋嘗以給貸麥種錢縱吏盜
用而劾一令矣又嘗以般運米斛縱吏為姦而劾一
丞矣若乃身為二千石而志不在民將 朝廷賑濟
之米指留破用其罪有甚於二人者乃獨置而不問
則是纖悉於小官而鹵莽於大吏也臣謹按朝散郎
權發遣寧國府張忠恕以輕儇浮薄之資濟之以陰
狡誕謾之術曩守雪川汙穢無檢為憲臣所劾僥倖
獲免自以為能及來宛陵貪恣益甚開告訐之門以

陰求人過一詞骨累牽連入獄有臯犯甚微而遭編
竄者崇聚歛之政以傾奪民財極意槌剝一孔不遺
有逋欠無幾而遭估籍者邦人畏之甚於豺虎去夏
亢陽種不入土臣以手書與諸郡豫講振荒事宜獨
忠恕條畫燦然本末甚備臣大喜過望亟下其所申
於諸州俾視以為式居無何有自宛陵來者乃言其
境內飛蝗塞路粟直翔貴州郡估若不聞臣竊恠之
何其言之工而實不副也近者循行太平廣德二郡
其地與宣大牙相入薦紳父老多為臣言宣境之民
憔悴木其振恤之事殊未有掄傳聞鄰境散錢給米

已至一再有恨不得為旁郡民者臣亟馳書提舉常
平李道傳問其故道傳復書以為宣之六縣地最大
旱最甚前後所申最詳而事最不舉臣謂道傳此言
實深中其病而忠恕方且哀類成帙一一記載若已
記事之為者臣得而讀之則虛詞多而實事少略於
給散而詳於勸分其間有月濟二日糶四日者濟米
出於官司糶米取於上戶官司所惠既微而上戶之
米又盡充官糶不知自餘日分細民何所仰食未幾
承常平司牒稱寧國府昨蒙 朝廷撥賜轉般倉并
義倉米凡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二石而本府撥下

諸縣為賑濟用者止五萬六千二百四十六石其餘
六萬一千餘石未見去著遂行疏問忠恕雖巧為分
擘田申而氣餒詞窮不可掩覆姑據數項言之如諸
縣合糶人戶已將勸分米充數矣而忠恕復於賑濟
米內重疊支破在城安濟坊孤老并諸縣乞丐人已
將常平米給散矣而忠恕復於賑濟米內重疊銷豁
兩獄罪囚土軍編管等人并家累重大官兵月糧口
食州郡自當措辦而忠恕亦於賑濟米內拘番其他
虛支大破色目非一猶且攤布不行復將二千三百
七十餘石指為灰蛀欠折之數不思上供綱米係嘉

定七年新收而義食米亦近常平司委官覆實買灰
蛀欠折何至若是之多公為誕妄一至於此原忠恕
本意自謂文移眩惑可以欺人冀將官米暗行乾沒
不虞道傳單車入境盡索文歷鉤校條析具得其情
倉猝報應姦狀畢露蓋其平時習氣以此為常當書
攫金無所忌憚獨不念一郡數十萬生靈嗷嗷如在
溝壑 陛下不惜太倉之積揀之於垂絕之中為守
臣者縱不能有所附益其忍為侵漁之計乎且 朝
廷蓋嘗因忠恕之請頒祠牒截綱米以贍州用矣借
令經費猶或不足夫豈他無撙節之方何至紛飢民

之臂而奪之食其亦可謂不仁之尤者矣况荒政之
行當以賑濟為主勸分為輔蓋有司不惜官廩以惠
民然後可責富室不私藏以惠鄉里今忠恕於 朝
廷所賜則妄行破用於民間所有則根枯無餘形迫
勢馳一切不卹考諸民詞有家產僅千錢而勸令認
米四百石者有因公事至庭而罰米數百石者民間
畏其霍燄止得俛首聽從据忠恕所申六縣人戶認
米凡十二萬八千九百餘石苟非以無道行之其能
致多若是乎如涇縣土瘠民貧所科亦一萬一千四
百餘石忠恕尚怒其少形之批判必欲其急作措置

否則縣官按奏黜責典吏刺配嶺海是趣迫官吏使
之毒民也以忠恕之政無善狀士大夫皆謂豺狼不
問責實在臣而臣獨容忍久而未發者尚欲責以拯
荒之效故也今察其所為決無可望之理而春夏之
交青黃未接正是民飢之時必待其餓莩壘壘死
亡枕藉然後舉劾其亦晚矣臣與憲倉二司雖分州
措置荒政然於官吏臧否則自當通察用敢不避仇
怨疏其罪狀以聞伏望 聖慈將忠恕亟賜罷黜令
提舉司將元撥賜米斛一一驅磨實數申尚書省仍
乞下臣此章戒勵本路州縣凡奉行荒政之吏各當

仰體 朝廷之至仁毋效忠恕之不仁其有沮格
上恩俾澤不下流坐視民飢而拯拯不力者並許監
司按奏重寘之罰度幾民命可全而和氣可召實一
道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竊見忠恕以峻急苛暴之政歛怨於民去
歲之秋宛陵之士有條民怨十事以示臣者蓋謂
租賦之法自正數外一毫不當多取所以編之版
籍給以牌由依數輸納以為一定不易之制而本
府則不然牌由內明書紬一寸則科納一尺明書
紬一尺一寸則科納二尺明書綿一錢則科納一

兩至於和買紬絹亦將零寸責令盡納整數其怨
一也本府受納夏稅秋苗不用文思斗斛而用私
製寬大斗斛兩歲以來加增收耗尤甚於前總而
計之不啻多量一倍以上受納官隨印申府乞委
官般量將加增收到之數為出剩以獻開場未幾
所收出剩已可補足正數便行出榜責令人戶重
價輸錢以歸府用其怨二也人戶輸納去年折苗
錢以一石為率如納私米通用米二石二斗了納
如納粳米通用米二石了納今年六月十一日以
前私米每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貫文足更有

官收水脚等錢共五百文足只合通計錢二貫五
百文足而官司估價每石納成三貫四百五文足
則是每石多取民錢一貫文足其多收折麥錢大
畧亦同其怨三也他如公庫既造酒宅堂又造酒
責令官吏沽賣以撓奪贍軍正庫之課額一有虧
欠官員動遭責罰公吏例行決配而官吏怨坊場
河渡之敗闕者不任興開虛負官錢無可償納家
既籍沒身復監留餒瘠如鬼猶不釋放而坊戶怨
宗子降生陳乞公據者逾年而不行陳乞起支者
經年而不予近又刑例坐倉回糴孤遺米并以酸

淡官醞折支料錢而宗室怨軍人預借春衣錢每名抑支官酒七升虧折甚多噤不敢言而軍士怨中產之家有因科配賑糶破壞家業而怨者有為戶長以逼催逃關稅賦鬻產代輸而怨者有無辜遭罹刑辟編窶他州骨肉離折而怨者臣始聞之猶疑其言之過尋采衆論皆謂信然方陛下宵旰勤民惟恐一夫不獲其所而忠恕身在近藩敢為殘忍以結怨于下一至於此臣以按察一道為職倘不亟加論奏使忠恕僥幸善罷或反叨陞擢外臺耳目其將烏用此臣所以不敢嘿也伏乞睿

照 嘉定九年二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張忠恕與官觀仍令江東提舉李道傳日下起發前去 時暫兼推 寧國府事

因明堂赦薦趙監獄 蕃

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赦書內一項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監司帥臣同加搜訪每路一二人仍與本州長吏具從來所為事實所通學術連街結罪保明聞奏即不得已常材備數委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妄特與擢用仰見 聖朝網羅遺逸之意臣等朝夕博訪期所以稱塞明詔之萬一竊見文林郎監潭州

南嶽廟趙蕃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深遠節操
清高蚤歲得官臨事有立年逾四十即上祠請隱居
求志垂三十載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于詩晚
益平澹身雖閑退而愛君憂國之念未嘗少忘其在
州里誘掖後進一以孝悌忠信為本蕃雖名在吏部
然其行誼學識素為鄉曲所推不求聞達正應詔旨
臣等既深知其為人又其家居適在所部庸敢輒以
名聞伏望 朝廷更加察訪如臣等所舉不妄即乞
特加旌擢以厲士俗其於世教蓋非小補謹錄奏聞
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洪運管等官狀

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弊訟職務寔繁所賴僚
屬相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
字洪彥華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居常務自緇晦不以
已長示人而徐考其所為則言行相副表裏如一曩
宰衡之茶陵適值儉歲疚心拊字民無流亡至於應
辦和糴招募効用皆不擾而集諸司嘗以政最剡聞
于 朝甫及期年以內艱去邦人父老懷其遺愛久
而不忘繼宰信之上饒以惠利為政如在茶陵時然
其恬退自將安於平進故知之者少臣謂如彥華者

若加進用俾究所蘊必有可觀從事即前江南東路
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彥覃賦性敏明持身潔白鄉為
鄂州錄參日其年尚少已為吳獵詹體仁所知目以
佳士其在漕幕宣力最多振荒以來朝夕講究如已
休戚臣以廣德兩縣苗傷尤甚九月間即令彥覃前
往與本郡守二圖所以拯救之方而能悉心盡瘁不
憚勞若凡所以區畫多適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
臣此循行至郡士民稱之如出一口聞其滿替皆願
借留臣謂如彥覃者若寘之煩劇俾效所長亦必有
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代去儻不與

加論薦是謂蔽賢庸敢冒聞以備采擇伏望 聖慈
將彥華彥覃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舉臣甘坐之謹
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臣伏覩進奏院報陳廣壽差知寧國府尋復有旨趣
令之任臣竊惟江東一道自晉宋以來號為重鎮者
金陵宣城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為觀察府而屬郡隸
焉肆我 孝宗龍飛陞揭府號蓋其疆場之廣褒生
齒之蕃庶地望之雄重大抵亞於金陵故為親王執
政偃藩均佚之地而自十數年間廼有凋郡之日臣

嘗博訪士大夫皆言此邦本自富實頃緣郡守不盡
得人或廉隅不立而封殖其私或用度亡節而靡於
浮費故其事體浸不逮昔今誠得一潔已奉公之守
行節用愛人之政源流本末以漸講求則財計不患
其不充公私不患其不裕今者郡守闕人臣意陛下
下必將妙選循良以幸此州而改命再三乃得廣壽
廣壽貪殘之迹人所共知其在臨川尤為暴橫清修
之譽茂聞纖毫白奪之名交播衆口近因漕臣之言
斥使去郡天下莫不共難朝廷從善之速而或者
猶恨議罰之輕今曾幾時遽有此命夫撫之與宣雖

均為名郡然其大小輕重要自不同使廣壽在撫以
善最聞其褒遷不過如此夫既嘗收績於撫矣其可
復使守宣乎既不能以善治撫矣其能以善治宣乎
故自除目之傳公論籍籍如出一口况是邦新罹前
守之虐民之被禍蓋匪一端至於開告訐之門與羅
織之獄無罪而籍資產非辜而罰贓錢善良之家訟
此破蕩者甚衆自李道傳被命承攝乃始以次蠲除
斯民浸有生意側聞廣壽在撫之日如前數事色色
有之而其兇暴尤出忠恕之上今忠恕甫去而廣壽
寔來所謂逐虎逢狼害將愈甚抑何宣人之重不幸

也臣非不知國家用人務在舍垢過而能改聖賢許
之然大體可稱則一青難廢不幸有過則自新可期
若庶壽平生屢遭彈劾起家為郡當知 聖朝拔
拭之恩而貪暴亡狀廼更甚於疇昔其不可望其改
過也明矣臣若顧避不言坐視千里之民再被塗炭
豈惟下愧百姓實亦上負 朝廷况今明良會聚之
時進退人材率采公議刻印鎖印曾無留難何所疑
畏而不亟論奏伏望 聖慈將廣壽差知寧國府指
揮特賜收寢別選賢牧以惠一方庶幾凋瘵之疇獲
遂蘇息臣不勝至願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小貼子臣竊聞士大夫之論或以寧國為破落州
郡非材健之吏不能興起臣嘗體訪本府財用之
數頗得其實若量入為出自足支吾使為郡守者
庶不妄取儉不妄費決無用度不給之理初不待
以健決之人一切之政然後可為伏乞睿照

按奏寧國府司戶錢象求狀

八月

臣竊惟方今 仁聖在上愛養元元若保赤子凡百
有位皆當恪意奉承使德澤下流鰥寡得所然後無
負 朝廷為民置官之意而臣所察州廼有顯恣妄
為貪虐相濟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於其上小吏以

狐鼠之姦跳踉於其下輕蔑國憲荼毒民生者臣儻
不以聞則為失職昨據宣城縣百姓施良陳翹知寧
國府張忠恕妄行抄籍家財本府司戶錢象求乘勢
收擄錢物等事臣亟索府案并追推吏張翼司戶廳
吏汪澄送上元縣振勘見得施良與兄施恭各居歲
久至嘉定三年施恭與男施耕同充本府軍資庫子
侵盜官錢事發配籍其在獄之日即無一詞連及施
良其後施耕自配所逃歸匿於宗子趙通夫舍屢干
施良勾貸錢物不能一一盡從自此浸成嫌隙又緣
本府追捕逃軍嚴急遂生狡計以知府張忠恕見揭

榜召人實封告訐於是撰造虛詞詣府陳告稱父施
恭曾有官會七百餘貫并金釵銀錢等物寄施良之
家忠恕欣然視為竒貨不待究實徑差司法前去封
籍其家仍就追施良送獄當盛暑中百端鍛鍊勒令
招認隱寄情罪盡將財產估賣填償計其所直凡數
千緡忠恕猶以為未足復將其墾田產併行沒官展
轉推求尚且未已又謂其女不應輒妻宗室婚嫁數
年且嘗有子必欲一旦訛離其為不仁孰甚於此臣
竊考 國家立法唯胥吏犯枉法自盜贓旱至流以
上者乃許籍沒施良家本編氓初無過犯雖其元姪

嘗遭黥隸然異居折產辜不相及借使真曾受寄錢物揆之三尺不過斷罪監償亦無籍沒之理况施耕所告元無實跡又涉累載已被赦恩忠恕志在得錢遂併國家之法令朝廷之赦恩一切不顧且自古及今未聞有止憑告訐之詞遽將人戶封籍者亦未聞有先封籍而後進人者蓋忠恕之心沉溺姦利民間訟懇稍涉錢之一字便欲攫而取之何暇更考虛實姦猾之徒窺見此指凡其所欲陷害必曰某人罪當罰錢某人辜當籍產忠恕一一施行被誣之民無能自脫者如保正王懋以受船戶繳引錢四貫八

百為人所訐而籍其數萬之貲竹木牙人劉剛等以多收商旅牙錢為人所訐而罰令納錢三千貫諸如此類非止一端案牘具存可以覆視江東去歲旱蝗宛陵為甚群情洶洶幾不聊生為郡守者方且大開告訐之門數興羅織之獄奪斯民仰事俯育之具而供其侈費妄用之資臣所謂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於其上者忠恕是也當施良被籍之時司戶錢象求實受府檄估賣其財產因得挾城社之勢以行其穿窬之謀鷄鵝孳畜則烹之以饗從人鱸帛軟細則卷之以歸私室據廳吏汪澄供稱有未上帳之物係象

求服去者十餘件如糯穀燭炭綿錢紙札之屬是也
有物重估輕象求以詭名買去者數十件如縑段衣
物髹器之屬是也以至館客婢僕亦皆紛然收買名
雖酬直無異白取獨不念無辜被籍之家冤痛方甚
乘時攘竊豈所忍為臣所謂小吏以狐鼠之姦跳踉
於其下者象求是也忠恕前已予祠臣不敢更乞行
遣但其違法毒民之狀臣既考驗得實不敢不告于
朝象求以貲入官人品猥下而敢為貪墨如此儻令
僥幸漏網則繼此塵黜仕路必將益肆其姦伏望
聖慈特賜重行鑄罷永不得與親民并職曹官差遣

使州縣小吏少知所懲實斯民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本路十知縣政績狀

臣等竊見江東一道為縣四十有三而號為難治者
居其大半蓋上供送使為數寔繁月椿版帳率多白
撰為令者朝夕惴恐惟財賦不辦是憂至於撫循疾
若伸理寃滯往往視為弗切上下循習謂之當然有
能於煎熬之中少施寬裕之政不專以催科為急而
以字民為心其在臣等所當激勸今采諸物論得十
人焉謹具列于左須至奏聞者

宣教即知徽州歙縣馮特卿器資清俊學識通明
到官以來孜孜所職至誠篤實一意在民催科
有方不擾而集縣民程暉之子為盜所殺蹤跡
曖昧莫知主名臣某委之緝捕乃能多設方畧
日夜究心曾未數月罪人斯得姦兇龍伏冤結
獲伸考其風績可為本道之最

奉議即知饒州鄱陽縣趙汝俞天族之英篤志為
善清修雅淡有儒素之風當官而行不為阿徇
廉靜無擾田里安之

宣教即知信州弋陽縣柴景望學校舊人雅有士
譽疆毅自立卓犖不群弋陽近歲凋弊日甚自
其到任極意爬梳結立義役以革紛爭賣弄之
弊優卹戶長以除科較代輸之苦裁決獄訟一
出至公人情翕然稱為賢令

宣教即知信州玉山縣程榆天資靖重心術端良
蒞官之初適郡守趙不撫務為苛暴官吏重足
而立同時諸邑鮮不逢迎榆於其間獨能弗改
常度慈祥豈弟藹然有循吏之風去夏邑境洪
水驟至榆方在告力疾而出巡行拊勞不俟申
請捐公錢以予民賴以全活者甚衆

宣教即知池州青陽縣許溪學問淹該材力疆濟池之諸邑曩因宣限困於預借溪始至官適逢儉歲朝夕勤瘁如理家然既償舊逋又免新借邑之瘡痍於是一洗亦賴以少紓蓋有功於此邑者

宣教即知太平州當塗縣王洽故侍講師愈之子天資粹雅操行潔修其為邑也心乎愛人用刑督賦常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誦翕然一詞承事即知寧國府宣城縣尤燠名家之子生長見聞宣城夙號煩劇燠材力精敏治辦有方務以

恩信及民不為苛猛歲適旱饒推行荒政曲盡其至殄除蝗孽宣力尤多臣等每因百姓至庭試加訪問皆稱其賢已决之訟番訴絕少承議即知建康府漂水縣俞遷老成詳練通知物情其治邑以省事不擾為本人甚安之奉議即知池州貴池縣蔡汝揆廉謹自將精勤不懈奉行荒政能盡其心

奉議即知池州銅陵縣魏執中持身恪謹為政寬和始終如一有可稱者右臣等所部縣令之可稱者雖非止此十人而得諸

見聞間有未嘗者不敢遽加論薦自特卿而下人品
高下亦各不同大槩主於字民則均在可取之域故
臣等輒效舉爾所知之誼伏望 朝廷特賜甄錄若
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繆妄之辜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薦知信州丁黼等狀

右臣疎庸一介誤蒙 陛下付以外臺耳目之寄嘗
竊自誓以為臧否人物其責非輕倘一毫輒徇其私
則內愧此心外慚物議臣雖甚愚實所不敢徃者蓋
嘗以公論弗容而劾數吏矣今部內之官有為公論

所予而嘿不以聞何以遠蔽賢之罰臣竊見朝奉郎
知信州軍州事丁黼性本誠實學有師傳修身立朝
物論素所推許今為郡守曾未數月循良豈弟之政
已流聞於四方朝散郎通判建康府事曾者年天資
耿介履行端莊出自名家老於州縣精明峻潔意氣
不衰承議郎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
字李家性行粹溫規模詳納早親師友多所見聞澹
然自持不為苟進奉議郎分差建康府諸軍糧料院
楊若行方識遠論正氣平靜重自將耻為表襮從政
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楊邁篤於問學副以詞華心術

端良操守無玷此數人者雖其職守不同然質諸衆
論皆所謂君子之才非區區擅一長辦一職者之比
用敢仰體清朝急賢之意各以實聞伏望 聖慈特
賜甄擢儻一詞繆妄臣甘伏罔上之誅謹錄奏聞伏
候 勅旨

申尚書省乞將饒州司戶趙時伸罷任狀

照對本司今月初六日承浙西提刑司牒稱有平江
府寄居趙忠訓即廬州將領趙礪夫有婢阿郭出嫁
與城居百姓李五為妻既嫁之後仍復不時取歸至
則苛留去則復取其淫穢猥下士大夫之所耻談逮

其舅姑與夫不容其往趙忠訓不勝一朝之忿同乃
子趙司戶親戚沈元龍帶領童僕十七八人直至李
五之家肆行威力毆其舅姑壞其門戶碎其什物強
取阿郭以歸幾同劫盜蔑視官府畧無忌憚本司送
獄根勘得實已將陪涉人各行斷遣外照得趙將領
趙司戶皆係見任官不在任所供職而歸鄉橫行街
市情理無狀且阿郭乃將領司戶聚麀之人獄司已
盡得其情狀以其事醜穢不欲盡情根究然則離任
而共為聚麀不得聚麀而輒肆兇橫其可乎將勘到
情節備牒饒州及江東諸司請差人前來平江府追

取趙司戶時伸還任本司除已施行外竊見迪功郎
饒州司戶參軍趙時伸身為椽曹職在倉庾譬官離
次已是罪人况父子聚鹿尤為可醜不加懲治無以
厲其餘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趙時伸罷本任以
為小吏不知靖共者之戒頃至申聞者

奏乞將新知徽州林琰寢罷新任

臣以非材誤蒙超除將漕江左一道休戚責實在臣
視事以來日夕兢惕常恐玷澄清之選孤臨遣之恩
竊見所部徽州地瘠民貧曩經回祿之災循觀未能
盡復春夏以來亢陽為雲雨澤未浹人情憂危正類

賢二千石悉心撫摩庶無流離饑莩之患今在任守
臣趙師端除丞大府下政霍權得請奉祠日望朝廷
遴揀良牧以幸一方比覩進奏院報已差下林琰琰
平生素履臣不熟知第聞昔為臺諫之時頗有交通
關節之跡若子與婿請囑紛紜至今都人以為嗤笑
夫身在三朝至近也職居言路至嚴也以至近至嚴
之地猶徇私弗顧如此若付之專城之任寄以千里
之權必將政以賄成刑放于寵新安之人其何賴乎
况今旱菑之餘正以謀求荒政為急琰嘗兩守偏郡
治聲箴戾然必不能推饑溺由己之心解百姓倒垂之

厄臣欲俟其到任然後考察以聞重惟琰嘗歷從班
州郡將迎費耗必倍用敢先其未至冒昧有陳欲望
聖慈將琰差知徽州指揮特賜收寢別選循良之吏
惠此凋瘵之民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准嘉定八年六月十二日省劄三省同
奉 聖旨別與一等待闕州郡差遣

奏乞將太平州通判韓楚卿罷免

臣竊惟通守之職所以關輿郡條苟非其人必至貽
害千里臣近據太平州申通判時子懋任滿新通判
韓楚卿已到任交割職事臣竊見楚卿依憑城社旁
若無人訟擻之日居多在官之日絕少由此縣道敗

壞貽患後人推其源流蓋自楚卿始當塗名郡地望
素高加以早菑之餘講求荒政正賴倅貳得人相為
協濟如楚卿者實不堪任伏望 聖慈將楚卿罷免
或與祠祿別差作邑有聲績人通判本州實一郡之
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准嘉定八年六月十六日
省劄奉 聖旨依韓楚卿

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任
便居住理作自陳餘依

申尚書省乞將樂平大通監稅鑄罷
六月

其竊聞先儒程公顥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
於人必有所濟今公卿大夫之子弟若右列之初仕
者大抵先歷征商征商之微似非親民比然寬厚廉

潔者為之則民之蒙利必多暴酷貪婪者為之則民之受害亦衆益知先儒之言可信不誣某比以巡歷至饒州樂平縣有進士程林之百姓鮑貴卿等訴本縣監稅進義副尉王昂之不法事凡數十狀其初未敢謂然遂檄弋陽主簿王晉體究其實乃知昂之以貲入官天資狂恠監司有以為材者俾攝尉職由是恣為暴橫旁若無人其催科則將逃絕之稅袞入催帖勒令人戶代輸有送納少遲則於大雪之夜褫其衣以當錢監留不放幾至凍死者有連日比較遭大杖七次荆剗雜下幾無全膚者其稱呼則以判院直

閣自名百姓陳詞誤覆省幹而訊其手背掌心者其行轎則必欲市民起立有倉猝不及而捽至務廳綱吊決撻者邑人為之語曰寧逢三峽虎不直王監務則昂之之暴酷可知矣又因巡歷至池州有銅陵進士蔡奭百姓曹汝迪等訴大通監稅承節郎李揚不法事凡數十條其亦未敢輕信遂斷其擱數輩送獄鞠治乃知其信任胥徒苛征商旅米麥之屬在法不許收稅則巧立名色虛喝數目以取贏五里之外在法不應捉稅則糊立纂節多差巡船以邀截陰與吏人相為囊橐日令買物供應苞厨魚肉茶鹽皆有定

數饗餐之
行無所不為
掘獄司所勘
專攔所供
揚前後受吏人錢以數百千計
侵盜官錢為數尤多
則揚之貪婪可知矣
某見其罪狀甚明
已將品之對移信州
指使揚對移池州
指使二人者既皆獲罪於民
難以復還
本任伏望朝廷特賜敷奏
將品之揚並與鑄罷
以為州縣小吏暴酷貪婪者之戒
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指揮

准嘉定八年八月廿一日旨劄奉 聖旨工部之李揚各降一官資餘依

申將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罷職事

某竊聞士之行已篤實為先
吏之臨民廉潔為本
二者既虧
雖小有材亦不足貴矣
伏見廸功郎寧國府

南陵縣尉汪相如少遊場屋
頗有雋聲
挾其寸長
不修士檢居鄉之日把持縣吏脅之至死械繫于獄
久之始脫
浮薄無行鄉人鄙之
及來南陵
蔑棄法守窵戶有欠城博未納者
縱容弓兵抑取錢物
窵戶不勝其苦而縊死
僧有為豪民所訟者
復遣弓兵要索賄賂
僧不堪其虐而又縊死
漕臣章良肱欲劾治未果而良肱去
自當修飾以蓋前愆而桀驁不悛
貪婪如故
本司職兼督察郵傳以南陵管下舖屋敝壞
令本縣截撥合解錢措置修葺
相如偶攝縣事乃敷隅官出木保正出瓦遂欲奄有官錢以為已用
隅保既不

應命舖屋亦不復修其到司之始即追其聽吏問官
錢去着相如占留不遣者累月某以其庇吏而拒監
司已對移太平州監酒迹其貪暴難以令還故官伏
望 朝廷特賜指揮將相如罷免使痛自懲艾未必
不為君子之歸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指揮施行
准嘉
定八
年九月四日省劄奉
聖旨相如放罷

申將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棠鑄降事

臣聞天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夫為吏而
不良法之所宜繼也宜繼焉而以幸免則凡不良之
吏知罰之不及已將安意肆行而亡所忌欲民之不

受弊得乎臣謹按通直郎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棠
者所謂不良之吏也臣始至官已聞其繆及試之以
事則宜枉者直當白者黑蓋其為人惛惛不辨吏以
為可崇亦曰可吏以為否棠亦曰否顛倒貿亂不可
枚舉姑據其大者言之三歲推排國家之令典也江
東州縣因循不舉者十六年版籍濶散貧富易位比
者提舉常平李道傳始請于朝而推行之縣邑得人
者徃徃升降適宜民賴其利其因不平而致訟者間
亦有之然未有如溧陽之甚者也臣之未至請胡槻
而愬者已數百人臣之既至詣臣而愬者又數百人

蓋崇志不在民一切付之隅保吏胥之手飛走賣弄聽其自為需求如志則以上等之戶降而為下等賄賂不至則以十金之產增而為百金牒訴紛然一不受理遂使冤憤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今日聚衆圍保正之家明日聚衆撤戶長之屋如惠德鄉之蔣大和來蘇鄉之史萬二奉安鄉之管千六明義鄉之芮六五允定鄉之倪怱德隨鄉之李五三仙壇鄉之朱七十贊賢鄉之周省五等同時並作多者數十百人持杖敲吹縱火拋石室廬器物為之蕩盡桑柘竹木為之一空甚者刃傷其人驚死其老幼崇既不能彈壓

巡尉遣兵收捕或為所執縛崇亦不能誰何一邑囂然幾至生變臣與守臣劉桀亟下本縣毀不公之籍人情始定爭聞始息推原其故皆崇之昏繆不職有以致之而畧無一言肯自引咎因繫累累充斥犴獄臣屢移文督其勘結而視之蔑如某竊考其人微寸長可稱而宰邑遂滿三載者蓋其皆產富厚甲于宜興其改秩也以此求薦其居官也以此求援故與之為地者衆而僥倖至今臣若顧避怨仇遂使漏網則所部四十餘縣皆將曰不才如崇不職如崇而以善去顧何所憚而不為非乎臣愚欲望 聖慈將崇特

賜鑄降永不與親民差遣以示至公以懲不恪實一道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

諫院照會

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奉
聖旨王棠降一官放罷

申將文林即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重行
追奪等事

照對本司寄納倉在太平州蕪湖縣某昨因巡歷至本縣有百姓湯執中者請某陳告本倉合千人湯文等盜糶官米某即送蕪湖縣追究尋改送江寧縣鞠治乃知監倉張錡持身不謹無以檢下故使本倉之吏紛然而為姦據專知邵維斗級尹茂廳子夏震攬

戶孟三二等供招監倉張錡累令夏震往孟三二家借錢入已使用前後通計七百五十貫文及孟三二以索逋為言監倉張錡乃令邵維許以將來受納每石減饒耗米五升以折還所欠其後孟三二攬到人戶苗米赴倉交納凡一千七百餘石遂如元約減饒過耗米八十五石有奇某已將夏震邵維等從條斷遣訖竊見文林即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以門蔭得官宜知愛重顧乃茂棄法守隳壞廉隅輒於攬戶借貸錢物又以官米准還私債考之具獄衆證甚明按之三尺梟犯至重若使幸免則凡貪贓之吏何

所畏而不為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錡重行追奪
仍罷本任以為未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小貼子竊見本司寄納倉監官自嘉定二年以來
有修職即王佐才承直即許如川者皆以贓敗論
罰非輕而後來者仍前違犯蓋緣監官雖隸本司
其到罷即不經由本司批書印紙不問有無緝繫
徑自離任若泛然不相統屬者故徃徃敢為欺弊
旁若無人欲望 朝廷特賜指揮今後寄納倉監
官到罷並經由本司批書印紙在官無違闕方許
赴部注授是亦關防之一端伏候指揮

嘉定八年
九月四日

省制奉 聖旨張錡降兩資放
罷餘依小貼子內事理施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對越乙藁

奏劄

甲午二月應詔上封事

臣恭觀正月一日 御筆令內外小大之臣悉上封
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者臣愚不肖往
者 陛下龍飛五位召自長沙一對便朝再侍經幄
玉色睟然顧訪甚寵臣於是時仰窺 聖學之高明
已知為不世出之主矣狂疎妄發自速辜愆投迹山
林繫念宸極一飯弗舍此心如丹 陛下以天地之

仁不棄小物復拔拭而使令之政雖捐軀未足論報
而天佑我宋默啓 聖心躬攬大權更張庶政乾動
雷發觀聽一新方且勞謙弗居親御翰墨誕告中外
凡曰臣子皆許盡言伏想薦紳之士洋洋動心直辭
正論交進闕下况如臣者受恩思報其敢忘言而伏
念旬時未知所以言者邇者竊聞京湖帥臣以 八
陵之圖來上 陛下恭覽再三悲喜交集命卿監郎
官以上詣省恭胝集議以聞蓋將稽按舊章遣使朝
謁以慰 一祖 六宗之靈而遠方傳聞未知其的
或謂 人以河南歸我而 朝廷因有經略中原之

謀審如所傳是將復蹈 宣和之轍也日夕恐懼不
知所云及觀從臣集議之辭乃知 朝廷之上務存
審重遣使一節猶不敢輕經略之謀斷所不苟然臣
區區猶以為憂者蓋強虜暴興接我疆場虎狼之敵
近在藩垣應接少差事變難測臣自嘉定四年國信
使余嶸歸自燕境適因面對論金虜况亡者三中國
當圖者二其後叨塵柱史宿直玉堂中夜以思惕然
不寐亟陳祈天永命之說未幾銜命聘虜道梗莫前
歸對延和深陳所以備敵之策既又直前奏事謂彼
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踰黃河一帶之水以

趨汴盍圖自立之計以謹未然之防而一時憚人交
相姍笑臣以孤直不勝衆諛因以便親旬外而去陛
辭之日猶獻瞽言及在江東復上封奏舉宣和之十
失願今日之深懲蓋臣愚忠知國家異日必與之鄰
既與之鄰安能無隙既與之隙不免交兵執所必然
理當豫慮故不敢徇衆人之所忽而獨陳私已之深
憂欲於未雨之時大為徹桑之備距今二十有餘年
矣不幸故相諱聞人言獨任私智凡臣所陳一不訾
省乃今中原無主遺黎思 宋掃清河洛茲惟厥時
而士無智愚僉曰未可者以二十餘年之間政出私

門謀循回適隳祖宗之法度懷 朝廷之紀綱民力
朘剝而無餘人材衰頹而不振雖 陛下赫然振起
風采頓殊然非堅持一意行之十年未可以冀中興
之效也然以今日之名義揆諸宣和固有不同者蓋
宣和之於契丹與國也今日之於女真世讎也伐與
國為非義滅世讎為當然幽燕之失虜取之於前代
中原之失虜取之於本朝前代之憾可捐而 祖宗
之耻不可以不雪惟其名義之不同故或以規恢為
當舉然名必有實之相副義非徒說之可行求之在
我力未足為而欲借助於夷狄則臣未見其可也臣

觀荆襄露布之上具述得蔡之由若盡出於我者然以微盧燕貉等語觀之是又不能不藉於何邪自有載藉以來與夷狄共事者未嘗無禍惟周漢之興無求於彼而彼自樂從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也若唐高祖則求助於突厥矣肅宗則求助於回紇矣然伐隋之役主謀者太宗而奮力者諸將下西河破霍邑者太宗而非突厥也略扶風渡渭水者諸將而非突厥也入關之師二十萬而康稍利以兵至者纔五百人豈嘗專恃之乎其復長安也郭子儀為主將李嗣業王思禮副之王師取勝於前而回紇始襲

擊於後廣平王淑統蕃漢之兵十五萬而葉護以兵至者纔四千人豈嘗專恃之乎高祖肅宗惟求助於夷狄是以有後日之禍惟不專恃於夷狄故其禍未至於極焉乃若宣和則異於此童貫圖幽燕不能得而女真得之譚積圖雲中不能得而女真得之我師敗於蘭溝旬又敗於白溝又敗於燕城而女真之兵所至輒克我不能自取寸土而即彼以求之故歲幣百萬之須吾不能卻也借糧之請犒師之請各以二十萬計吾不能拒也驅職官富戶以往而遺我空城吾不能爭也背雲中之約而自取之吾不能校也

我無可恃之實而惟虜是恃故其禍至此而極臣尚
忍言之哉今觀從臣所議蓋以深滄事宜獨慮帥
臣既以為功欲其亟遂虜情未順必求好以悅之道
塗尚梗必借力以通之如此則今之恃虜如昔恃金
國家多事從此始矣夫犬戎之性冒沒貪恠一與之
接烏能中絕獨不觀宣和海上之盟乎方其齎詔市
馬亦未決然與之共事也其後裕陵悔悟固嘗中
輟而虜責元約欲止不能侵尋蹉跌稔成大咎今帥
臣既遣小使與之往來又命師徒與之會合雖曰未
嘗交通不可得已若朝陵之行又復賴之臣恐無

饗之求難塞之辭自此狎至雖竭吾力以奉之未足
以飽豺狼之欲也或謂故疆之復天實命之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臣以為不然當宣和之世契丹潰敗涿
易來歸不可謂非天予也而人謀弗臧以適賈禍今
治化修明固非昔比然圖恢復之功必有恢復之人
有恢復之人必有恢復之具謀臣勇將者恢復之人
也聚財積粟者恢復之具也宣和之時群邪用事
寧有遠謀然西兵宿將盡萃闕下老成持重有如种
師道驍悍敢戰有如楊可世而驅之即敵每向輒北
今群賢在列豈曰乏材大抵文致雖優往往弗嫻武

略宣威制閩實難其人翰取翰守孰可以繼儲材待
事所宜蚤圖而環帑諸將亦未見有種楊比者以種
與楊猶不克濟而况弗若者乎此臣之所甚憂者一
也 宣和承平熙洽公私富貴可知用兵曾未幾時
而改益鈔法科免夫錢所至騷然民不堪命版圖未
復群盜蝟興今之事力視昔何若權門有丘山之積
公家無旬月之儲在在枵虛人人愁歎江湖閩浙致
警甬平民未懷生幸禍者衆拊之以循吏卹之以寬
條疾痛呻吟度幾少息而師期一起科歛必繁官吏
緣此以誅求姦雄因之而煽動豈細故哉此臣之所

甚憂者二也况於移江淮之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
運江淮之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其費甚鉅其力甚
難富庶之效茫未可期根本之虛其弊立見方女真
以燕城運我也其臣有漏言者曰此可僅保三年蓋
謂我之葺理粗成彼之奪攘必至及其背盟入寇果
如所云 今昔豈異此又臣之所甚懼也伏

惟 陛下親政以來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二三輔臣
虛懷無我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塗方開善類吐氣
此鄉治之機也但能持之以堅忍守之以兢畏姦聲
亂色不汨清明倖臣齷臢不竊威福廟堂行事常公

而無私臺諫言事有直而無枉君子得行其志而小人不敢為欺正論益以開明而邪說不容眩惑則雖慶曆元祐之治指日可期國家安榮社稷長遠為陛下計孰便於此若乃釋樂成之業而冀難必之功聽可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臣雖懦庸亦知英主有為之志臣子所當奉承顧今更張俶爾百度闕然譬猶宿疾方瘳正須保養所當厚墀深培以固元氣不當輕舉妄動以搖本根願陛下日與輔臣籌之委常務於有司講安危之大計緩謁陵之禮而急扞塞之防修理內之政以為禦外

甚憂者二也况於移江淮之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之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其費甚鉅其力甚難富庶之效茫未可期根本之虛其弊立見方女真以燕城運我也其臣有漏言者曰此可僅保三年蓋謂我之葺理粗成彼之奪攘必至及其背盟入寇果如所云

今昔豈異此又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親政以來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二二輔臣虛懷無我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塗方開善類吐氣此鄉治之機也但能持之以堅忍守之以兢畏姦聲亂色不汨清明倖臣懿戚不竊威福廟堂行事常公

而無私臺諫言事有直而無枉君子得行其志而小人不敢為欺正論益以開明而邪說不容眩惑則雖慶曆元祐之治指日可期國家安榮社稷長遠為陛下計孰便於此若乃釋樂成之業而冀難必之功聽可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臣雖懦庸亦知英主有為之志臣子所當奉承顧今更張俶爾百度闕然譬猶宿疾方瘳正須保養所當厚墉深培以固元氣不當輕舉妄動以搖本根願陛下日與輔臣籌之委常務於有司講安危之大計緩謁陵之禮而急扞塞之防修理內之政以為禦外

本凡可以自強其國者汲汲而圖之使吾之元氣實根本罕則形勢自張氣燄自著雖強暴豈能干有道之國哉然後審度事情為之應接或用祖宗交遼之典故或倣東晉絕虜之規模因時制宜期於適當至於中原舊物豈可弭忘必量吾力之能為然後隨機而善應與其藉虜以啓後患不若竢時姑固吾圉昔晉建元中北方潰亂商浩將謀討伐王羲之諫曰今雖有可喜之會而內求諸已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莫若先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執舉謀之未晚既而洛陽有變浩遂帥師以往修復園

陵王虜之亦言未宜輕進皆不見從浩果喪敗而歸
晉室益以不競今雖未有此舉然二王之言可為龜
鑑惟 陛下審之重之母使制閫之臣設事如商浩
而臣竊知言之名不勝大願

貼黃臣竊見宣和平燕之議本自姦臣 徽廟初
無固必其始也布衣安堯臣上書斥童貫蔡京妄
開邊釁大臣乞加寬宥 上曰言路蔽塞久矣豈
可重罪即命以官此 徽廟本心也故其時內而
執政外而邊臣猶有以正論進者其後邪說浸淫
上誤聖聽師行之日詔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而

本凡可以自強其國者汲汲而圖之使吾之元氣實
根本罕則形勢自張氣燄自著雖強暴豈能干有
道之國哉然後審度事情為之應接或用祖宗交澆
之典故或倣東晉絕虜之規模因時制宜期於適當
至於中原舊物豈可弭忘必量吾力之能為然後隨
機而善應與其藉虜以啓後患不若俟時姑固吾圉
昔晉建元中北方潰亂商浩將謀討伐王羲之諫曰
今雖有可喜之會而內求諸已所憂乃重於所喜功
未可期遺黎殲盡莫若先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執
舉謀之未晚既而洛陽有變浩遂帥師以往修復園

陵王虜之亦言未宜輕進皆不見從浩果喪敗而歸
晉室益以不競今雖未有此舉然二王之言可為龜
鑑惟陛下審之重之毋使制閭之臣設事如商浩
而臣竊知言之名不勝大願

貼黃臣竊見宣和平燕之議本自姦臣 徽廟初
無固必其始也布衣安堯臣上書斥童貫蔡京妄
開邊釁大臣乞加竄殛 上曰言路蔽塞久矣豈
可重罪即命以官此 徽廟本心也故其時內而
執政外而邊臣猶有以正論進者其後邪說浸淫
上誤聖聽師行之日詔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而

宋昭以上書狂妄竊竄海南於是言路絕而禍階
成矣 陛下盛德謙冲開道求諫群臣仰體聖意
當此大議必有昌言言之異同均於為國惟 陛
下悉加容納毋以沮事罪之廢幾下情獲伸言路
無壅實天下之幸臣不揆狂僭始終乞以 宣和
為鑑仰祈 睿察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一

九月十三日
選德殿

臣聞當天命已定之餘而不忘戒懼者三代令王之
所以長世也當天命未定之時而遽妄戒懼者後世
人主之所以不克終也臣嘗讀書而得基命定命之

說竊以謂周之文武基命者也若成王則命已定矣而周公作詩以戒王乃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過尔躬召公作書以戒王亦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夫周至成王再世耳而文武之功配天用極天命烏乎而遽止亦豈待祈而後求耶及觀太康之於夏太甲之於商僅一再傳而一則以盤游失國一則以欲敗度縱敗禮而幾失之天未嘗以禹湯之烈而私其子孫也是以謂之難謀是以謂之靡常然後知二公惓惓之忠非過計也然則繼守成之主其可以天命已定而

忽之哉嗚呼今天下何時也臣以為天命未定之時也夫自 藝祖堯肇造之命而 太宗定之 高宗基中興之命而 孝宗定之 聖子 神孫繼繼承承于千萬年命之定也久矣而臣以為未定者蓋觀皇矣之詩而知文王受命之由方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始則觀之二國焉求之不獲而又觀之四國焉其德皆莫若文王者於是睠焉西顧命之為中夏主夫豈苟然哉今中原倣擾天之簡求民主茲惟厥時使吾之德足以當天心天必不舍而他畀也苟吾之德未足以當天心天必轉而他之矣臣故曰此天命

未定之時也 嘉定中臣繆直禁林是時斃日以興
金日以削嘗中夜彷徨而起曰此吾國安危將判之
秋君臣上下恐懼修省之日也於是進祈天求命之
戒 寧宗皇帝優容狂瞽嘉歎再三而權臣寡識憚
不之省自是二十餘年德政未嘗增修人心惟益咨
怨所謂祈天求命之言直視以為遺闕而欺天罔人
之事則益甚焉是以譴告頻仍災害酷烈錢塘巨浸
莽為沙磧天台茗雪州化為湖而都城之災則尤曠
古所未有他如慧孛飛流之變無歲無之盜賊兵燹
之厄幾半天下吾國之勢蓋岌岌然上賴 九廟之

靈權臣殞命 陛下親政英明果斷薄海聳觀而於
外攘內修之政未及大有所為金虜以滅告矣群雄
虎爭猛敵焱銳豫備深防所當汲汲內顧根本猶有
可虞而邊臣匆匆或假和以紓患或恃戰以成功臣
以為皆非至計也昔人有言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夏
秋以耒積陰多雨陽澤弗競而乾文示異數見於清
臺之占因人事以推天心殆有甚可懼者臣是以復
進祈天求命之說也然所謂祈者豈世俗檮禳小數
諛瀆鬼神之謂也稽諸召誥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
有之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近世大儒皆謂敬者

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 陛下聖學高明固嘗以
毋不敬之言揭諸宥坐朝夕仰視如對神明然所以
害吾敬者則不可不察也儀狄之酒伐德亂性此害
吾敬者也南威之色蕩心惑志此害吾敬者也 陛
下於此心惕然自省曰沉湎冒色婦言是用昔人之
所以自絕也其可不戒乎侏儒之戲滑稽之談此害
吾敬者也 陛下於此心肅然自持曰優笑在前賢
才在後昔人之所以取亡也其可不戒乎鄭聲之淫
佞之殆有一于此皆是害敬放而遠之不可以不
嚴 盤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于

此皆是害敬屏而絕之不可以不力如此則 陛下
之心清明純粹萬善出焉則又反而思之曰朕自即
位以來為權臣所誤其失有幾凡 聖心之所未安
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改之其可以或吝則又稽于衆
曰朕言動之不中道政令之不合宜者其事有幾凡
人情之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更之其可以或
後蓋一念之愧不敢安此敬也一事之戾不敢忽亦
敬也謹之於心術之微而發之於踐履之實必如湯
之日躋文王之緝熙中宗之嚴恭寅畏然後謂之無
不敬此祈天永命之一也然召公既曰敬德又必以

小民參之何邪蓋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也權臣用事以來成賊元元殆非一事蓋其始也易楮弊易鹽鈔額用罔利之術而峻繩下之刑估沒編隸濫及無辜而民怨其中也黜忠良而進貪刻舉赤子以付豺狼遠近嗷嗷恬不之恤而民益怨其末也庶耻道絕貨賂公行以服食器用為未足而責之以寶玉珠璣以寶至珠璣為不足而責之以田宅契券希指求進者雖殺人于貨亦所忍為而民大怨矣江湖閩廣三衢之盜相挺而起生靈荼毒幾千萬人戶口減少殆什七八幸而無盜者又

以官吏爭自為盜田里荒寂州縣蕭條亦無異於綠林黑山之所躡轢也可勝嘆哉仰賴 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紐于舊習者鮮為革心之圖困于虐政者未被息肩之惠蓋賄道雖窒而昔之賄進者尚存賍吏雖懲而賍多者或反漏網加以邊事既興江淮之間科調百出所至騷然民不堪命遠而襄蜀抑又可知臣恐非所以培本根壽命脉也 陛下至仁寧忍聞此臣願 聖志惻然興念申頌 詔旨凡郡邑培烈之政邊閩科調之擾悉從禁止敢違命者必罰無赦至於行都近甸為沐浴雨露之首而楮

輕物貴為生孔躋愁歎之聲在在而有書稱文王惠
鮮鰥寡皆窮悴之人奄奄就盡惠澤所及鮮然咸有
生意此海內所望於 仁聖之君也宜命近臣條舉
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詔書二十三事者以次行之
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
者信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陛下真能敬德於
上而使斯民懷生於下則人心悅而天意順恢拓之
本其在斯乎天厭夷德久矣隳戎殘暴所至為墟必
非眷命之所屬 陛下春秋鼎盛聖德日新惟益懋
敬焉一陟一降在帝左右一游一行若天與俱強勉

力行悠久不息以迓續休命於無窮乃瞻南顧當有
其日中原故物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及其
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昔梁武欲取河南嘗自語曰
吾之基業有如金甌脫致紛紜悔之何及徒以乙卯
之夢群臣之諛不能自克卒隳金甌之業追迹梁武
平生所為違天悖理何可勝數無得天之實而希不
世之功其失宜哉臣區區所陳本於周召聖賢典訓
必不誤人且前日嘗以告 先皇今敢不以告 陛
下臣之愚忠壯老一心惟聖明裁察

臣既以祈天永命之說為 陛下獻矣區區愚忠未
能自己輒復陳之比者王師深入或者徃徃議 朝
廷之過舉臣獨有以識 陛下之本心蠢茲女真穢
我河洛逾百年矣厥罪貫盈天命勦之則 九廟神
靈所當慰安 八陵兆域所當省謁媮安不振是以
弱示敵撫機不發是以權予敵此 陛下之本心也
以名則正以義則順議者之言無乃過乎然昔之進
取者必先立規模以為一定不移之計故十年生聚
十年教訓者越勾踐之規模也閉關息民務農講武
三年而後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惟其規模既定

確守不易凡二十三年之間非圖敵之事則不為故
越師一出而吳不能支亮雖扼於強對亦能自保其
國自 嘉定四年冬始得韃人圍燕之報有識之士
知 國家異日必與韃鄰既與之鄰不能無隙既與
之隙必至交兵臣雖愚情亦嘗屢言於 朝使當是
時便立一定之畫日夜而圖之如農之有畔如工商
之有業則其家計之立也久矣何至遺 陛下今日
之憂邪而權臣苟安不為遠慮邊民凋耗而無以生
聚邊兵脆弱而無以教訓農政不修兵備不講而於
其間繕官府以文太平受寶玉以侈符貺欺愚上下

以固已權 陛下一朝聽政環顧內外無一可恃者
平居支持猶懼未足况以之圖大事乎且用兵莫急
於人才武將能否短長臣又在遠方未之詳也姑以
文臣知兵威望已著者言之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以
天下之大而其才可以當制閫者寥寥如此豈天不
生才於今代耶高才自負者類多摧殘而沮喪中才
可勉者未嘗長養以作成是以彫零蕭索若是極也
昔 仁宗時賢材最盛而歐陽修猶曰今奔走四方
惟一杜杞使脩在今日又可勝歎乎夫古之用人必
有副貳而 祖宗故事儲帥材於監司今內而金陵

荆鄂外而兩淮襄漢僅求充數已患乏人况於副貳
乎以人材之乏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用兵莫急
於軍食臣在 嘉定中以使事至盱眙歸以告 先
帝曰問者自揚而之楚自楚而之盱眙經行所及凡
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亡際重湖陂澤渺漭相連而
田野之民又皆堅悍強忍亡吳兇驕脆之態迨久駐
邊城訪聞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
然歎曰此天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強兵足食
為進取之資也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謂
宜及今亟行經理大修墾田之政願為一司以領之

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
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五勒以軍法不待糧餼皆
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磐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
以攻 先帝首肯至于再三使權臣有意為國經營
選用得人措置有方不數年間可以坐收成效而所
用守將大抵非材經理之方未嘗介意塞下之備枵
然亡有一旦舉兵方遠漕浙米以入江自江而入淮
汴既久堙又須陸運其為勞費甚於登天以軍食之
艱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
罪非今日措置之失今日適承其弊爾承三十年之

弊欲整治之度非十年不能縱令勤敏兼倍亦非三
數年不可以臣觀之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務農講
武之時也願 陛下亟與大臣籌之考亮行事而參
之以時勢之宜立為規模確然不易其間因敵制變
固有活法要當以收歛靠實為主外則張皇聲勢不
為敵所輕內則嚴護本根不為敵所致臣雖愚懵然
向為 先帝言莫非恢拓之事今豈自渝素論哉時
措之宜聖賢所貴惟 聖明裁擇

貼黃臣竊惟今日承權臣極弊之餘猶以和扁繼
庸醫作壞之後也其證危其力艱若一藥之誤至

于害事則人將以責和偏而不責庸醫也是代為庸醫受責也兢兢戒謹尤當百倍惟陛下與大臣垂意與其用猛狼之藥不若施平穩之劑臣不勝惓惓

又貼黃臣所謂毋為敵所致者蓋兵法有致人不致人之說王師之出若狡虜有謀縱令深入然後據守險要以扼吾之前匿兵設伏以衝吾之中抄絕餉糧以斷吾之後則吾之進退豈不為難此其當慮者一又或陽棄河南若不嘗省或一年或二三年吾必大為經略之謀移兵屯運金穀置官吏

繕城池竭東南事力以填無窮之壑俟吾緝理之有緒然後傾國而爭之當是時欲守則為力孔艱欲棄則前功俱廢此其當慮者二又王師盡起分據諸城而內之守備必虛萬一虜以輕兵綴吾諸城之戍而經由他道窺我三邊其將還師以自救耶抑姑堅守而勿顧也根本之重豈容弗思此其當慮者三兵革一興調度繁夥公私之積又極殫虛不取之民將烏從出昔宋元嘉之政冠于江左而用兵曾未幾時既令王公以下至于富民各致金帛之助而科借之數猥及僧尼書之史冊後以

為笑本朝宣和間外內富盛徒以燕山之後令民
出免夫錢盜賊緣之而作比年以來民貧至骨
聖朝更化方事撫摩常賦猶或蠲除豈忍橫有科
率而外閩所需例下州縣州縣何從取辦不過責
之於民彫瘵之餘豈堪朘削臣昨守溫陵見松江
制司行下收買籐麻所至皆以為苦近至三衢又
聞漕司行下收買楮皮衢婺之民不勝愁歎夫籐
麻楮皮細事少加抑配人已不堪設或用兵連年
所須者廣欲不為科歛勢不可得人窮好亂奸宄
乘之憂在腹心良非細故此其當慮者四劉裕伐

燕孟昶實贊其決裕既北向內地空虛盧循徐道
覆之謀猶豫久之晉得為滿幸而破賊豈曰成謀
前事之師不容不監此其當慮者五以前二難并
此五慮臣是以輒獻收歛靠實之言惟 陛下察
臣之忠而非苟異者明良會聚早定大計臣不勝
懇懇效忠之至

三

臣前二疏略盡愚忠中夜以思復懼有所未盡者敢
不空臆言之臣竊惟今日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決群
臣不可無相濟之和自頃偏師失利 陛下特發英

斷簿責帥臣姑令以功贖過蓋得秦穆用人之意而
置司于泗密邇東淮仰窺 聖算沉深嘿悟進取之
難漸為收歛之計大臣至公無我不膠先入之言從
容回斡蓋有不可曉然示人者然臣尚慮將帥耻於
無功或云洛陽雖失東南之兩都自如或云虜將已
斃河南之戍兵盡去或又謂虜有內變未能報東門
之師凡若是者若可喜而實未然也昨者洛邑之屯
望風輒遁汴睢之守其能堅乎一將雖亡豈無他將
戍兵暫去寧保不來惟幸內變之或然則可牽制而
未動然犬羊多詐每能以此誑人方粘罕聚衆來南

亦有林牙復興之報若廟朝不審遽信所聞猶豫之
間計不早定必待敵至然後圖之則遲緩未免失機
倉猝而不及審慮曷若及今酌理勢之所宜務規模
之先立按為定論毋或轉移以之應敵度有餘裕臣
所以謂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法也先聖有言君子和
而不同所貴乎君子者以其叶心而共濟非以其阿
意而相從也比者更張以來登延衆彥將追元祐之
風而群賢持論頗有不一之患故兵議既興有以先
發制人為說者有以量時度力為言者彼是此非莫
能相一而臣顧以為喜者蓋同異紛紜之中實至當

之論所由出故也然 朝廷之上初未嘗以同異為
好惡而縉紳之列乃或以同異為愛憎臣則憂之夫
主於先發制人者為國也主於量時度力者亦為國
也意見不同同於為國蓋亦平心商榷惟是之從可
也奚必以異已而相嫉乎 元祐中稟稟向治矣惟
群賢自為矛盾小人得以乘之稔成 紹聖之禍今
雖未至於斯可不預防其漸臣願 陛下戒諭群臣
各盡忠益事求適當不必苟同見有異同勿相疑忌
成衆賢和朝之美取同心報國之功此臣所以謂群
臣不可無相濟之和也臣志在納忠喋喋無已仰祈

聖察

四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
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六經語孟之為教不出
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
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
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
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
以此為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 陛
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即位以

東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廟道義自昔好
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預講讀
之末嘗歎用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為書以
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憂君憂
國之念雖在畎畝未嘗少忘閑居無事則取前所歎
為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
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
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
之為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
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

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謹
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
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
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
之以古今之事跡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
之巨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
長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為之事粗見於此矣
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為卷四十有三為帙二
十有二輒因 召對冒昧以聞伏望 聖慈察臣一
念愛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 睿旨許臣

投進而陛下於幾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奉聖旨疾速投進

得聖語申省狀

今月十三日午時蒙恩選德殿內引奏事某拜陛殿首叙遠去闕庭之久蒙恩收召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之念次讀第一劄至此天命未定之時也奏云臣非以國家基業為未定也今中原無主正是上天監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陛下若能修德以格天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不

能則天命將歸之他人此臣所以進祈天永命之說也上首肯再三又讀至盤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以害教某奏云禹之戒舜曰無若冊朱傲惟慢遊是好召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飲於酒德執舜何至於好慢遊成王何至於飲酒德忠臣愛君常做戒於未然今臣所謂儀狄之酒南威之色與夫鄭聲佞人之屬亦是做戒未然之意上曰此數者苟有其一真足以害教又讀至聖心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某奏人之心即天之心但為私欲之蔽則與天不相似故臣欲陛下

屏去數者之欲使此心清明純粹 陛下之心即天心也 上欣然嘉納又讀至人情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 上曰民心即是天心又讀至徂于舊習者未有革心之圖 上曰徃徃士大夫革面而未革心臣奏士大夫為權臣崇尚財利士大夫化之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士大夫須是知義然後可為國家用 上曰未能丕變在某奏此全在 陛下與大臣大明黜陟使士大夫知義利之分久之須能丕變 上曰然又讀至凡都邑培克之政邊閩科調之擾悉從禁止因口奏申言之且乞選好監司郡守以撫摩

其民 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某再三媿謝又讀至宜命近臣條舉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詔書二十三事以次而行奏云比年民之窮困極矣臣久在田里實親見之願 陛下與大臣熟議於近臣中擇其用心忠厚通曉民事者令條具今日便民之事以次施行此乃培根本壽命脉之要此即所謂祈天永命也 上欣然嘉納讀至論梁武處奏云梁武平生奉佛不知奉天知愛恤僧尼不知愛恤百姓太子統慈仁好文梁武以事疑之使憂沮而苑諸子皆令典兵無彖方之訓至於舉兵相圖如此所為天豈肯付以

中原 上深首肯讀第二劄至以名則正以義則順
奏云今日欲要恢復喚作不是不得 陛下為人子
孫當仇虜殄滅之後如何不令人省視宮闕如何不
吊問中原遺黎但緣故相全不會做得工夫所以今
日倍費 陛下心力 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
忠誠讀至第三劄王師深入處 上曰朕亦嘗親筆
行下戒敕又讀進書劄至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
先後尤明且備 上曰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乃用
處須至誠意正心修身方得某奏上面更有格物致
知工夫人君於天下之理天下之事須是都講通令

透徹方能誠意正心又讀至明道術辨人才處某奏
云昨來權臣凡事皆是欺罔 陛下是時講筵官亦
為欺罔之言臣記得一日講官講易輒為姦言云
臣是時深不能平欲闢之又恐紛爭於 陛下之前
有傷事體退而自咎若使程頤朱熹當此必是與之
深辨臣因自咎學力未到故不當放過處放過了
上亦愕然某奏 陛下須是做格物致知工夫於天
下義理無不通曉則此等姦罔之言自不敢進臣於
是時便欲編集此書以獻 陛下緣去國之速不會
做得閑居八年此書方能成就 上喜甚曰此書便

好將來某奏書已在此更欲點對候得 聖旨方敢
投進奏劄讀畢 上忽發問福建想未是無事在某
奏 陛下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福建委是未必無事
近日泉漳又破三縣蓋緣無兵無將無帥臣 上問
誰可作帥某奏臣亦正恐廟堂發問反復深思所以
對者委未有其人 上又問憲如何某奏憲亦曉事
能官但要之自不可無帥容某退與丞相言之早早
擇帥 上又問福建鹽法未變亦自禾便某奏鹽法
不致寇之源緣福益溯流而至南劔又自邵武溯流
而上汀州其般運甚難故鹽到汀州不勝其滯雜不

勝其貴所以汀人只便於食私鹽自循梅潮漳來頗
近又潔白價又廉故汀人每至冬春間千百為群與
販因而行劫官司一遣人追捕便至拒捍殺人此鹽
賊所從起也臣昨叨閩帥深欲更張緣鹽事屬漕司
帥司管他不得方欲與漕臣袁甫商量區處而臣與
甫各 召還遂不及為容退與宰相言之行下漕司
講求利便之策遂再拜退

奏對手記九月十三日

選德殿內引奏事始誤

謂 此殿為緝熙後乃知為 選德殿也所得

聖語除已申後省等處外又記讀第二劄貼黃奏

云不知進取之兵外沿邊更有自守之兵否
曰那得來某奏云如此則甚不便豈不見古人有
所謂圍魏救趙者乎魏人伐趙趙求救於齊齊將
田忌用孫臏之謀引兵徑圍大梁魏人還兵自救
遂以大敗今我既無自守之兵彼豈不能以輕兵
綴吾諸將徑以大兵擣吾之虛乎臣所以進收歛
靠實之說也此一節偶忘申述故記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對越乙藁

奏劄

十一月癸亥後殿奏已見劄子一

臣一介迂疎蒙 陛下寘諸禁林清切之地蓋歐陽
修所謂官為學士職在論思者而供職以來五閱旬
浹未有秋毫裨益 聖政私自慚負無所措躬然夙
宵憂念惟在國事輒以區區愚管冒昧有陳臣竊惟
今日不幸當權臣積壞未易理之 朝廷又不幸值
疆大崛起未易勝之鄰敵又無故先挑不可開之邊

隙而歆以東南一隅之力守江淮以北千百里之故
疆此執之所甚難而時之所未可者也士大夫苟忠
於國孰不危之然知其危而不圖所以安是徒知訾
前之失而不思今之得也臣謂前日之失在於輕敵
今若懲之而一於畏敵則其失將有甚焉者昔越王
勾踐違范蠡之諫驟舉伐吳以取夫椒之敗而有會
稽之棲然能懲前之失所以自謀者益深而謀敵者
益密動心忍性二十餘年未嘗逞忿而輕發亦不攝
禍而自沮養剛強粟銳之力於安徐重固之中韜憤
切讎疾之意於柔伏卑詘之際卒以報吳而稱霸於

中國唐德宗繼肅代委靡之後銳於削平僭叛征伐
四出躁動寡謀一遭涇原之變茫然沮喪姑息藩鎮
甚於肅代之時自是主威下陵終其身不復振二君
之始輕於舉事則同而持之於末則異所以有勝負
強弱之分也昨者王師之出爭議盈庭一不暇顧遠
諫寡謀視昔何異天祚 宋室使偏師挫銳而歸歆
聖心昭然覺寤知敵之未易圖而功之未易就也知
敵之未易圖而為謀益深知功之未易就而用力益
倍強勉砥礪不肯苟安則勾踐之功猶有望於後日
若曰敵不可圖而委之不復圖功不可就而安於無

所就頽情廢弛亡復自奮臣恐其患不獨如德宗而已也何者韃人讎我之深其思報也必力舉兵愈緩則其為計愈光而我方靡然創艾前事幸其真有愛我之情冀和好之亟就豈不誤哉靖康之初國執尚可強也徒以一時群臣類多姦諛怯懦之儔秦於富貴安佚之久一聞金賊之名則魂褫魄喪不能自持曰此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也不惟畏虜抑且譽虜故遂返強而為弱 紹興之初國執非不弱也惟我高宗崎嶇跋履之餘熟知虜情非懾怯請和之可以弭患也淬礪軍政蒐拔將材宰臣如呂頤浩趙鼎張

浚更迭用事皆以整戎經武為已任而諸將若韓世忠岳飛吳玠張俊楊沂中劉錡之徒分控要衝敵至輒破不惟憤虜且欲吞虜故能轉弱而為強方其始也祈哀請命之使相尋於穹廬甌脫之間未有得其要領者而駟騎朝馳邊烽夕警則數數然也及王師累捷虜威積挫而和議之端乃自彼發之以是知我羯之情可以威制難以禮結由來尚矣為今之計功雖未可遽圖而剛毅奮發之志在 陛下則當自勉兵雖未可再舉而戰攻扞禦之備在廟堂則當亟謀君臣之間相與策勵必如勾踐之自強毋若德宗之

自沮懲靖康畏敵之失而法紹興制虜之謀則
國執之振且有日矣臣不勝惓惓
貼黃臣竊惟今日所至急者邊防而決不可恃者
和議或者徒見北夷之性喜寒惡暑謂其不能於
春夏舉兵今距來歲之冬尚有年餘可以從容修
備臣嘗聞之蜀士丁亥辛卯之歲虜人皆以盛夏
擾蜀初不俟秋冬而後至也然則邊防之事豈非
至急乎乃若虜使之來固無可卻之理然待遇之
禮所宜適中若過為優厚徒以取侮無補於事剽
聞王檝者嗜利無厭已挾昔年金使例冊自隨欲

以取必於我彼小使也初無國書遽索正使之禮
他日和議果成使介奉書而來又何以待之乎道
涂又言王檝將求金翠首飾以媚其妻妾若果有
請而從之何異故相以取服遺李全之妻而冀其
不叛也為國羞辱又孰大焉臣固知未必有此然
不敢不豫言之大抵議和一事但當視為泛應不
急之務而其所急者專在邊防願詔輔臣亟加措
置毋以可惜之日月為虛度毋以難得之貨財而
虛費天下幸甚

臣載惟今日必先深為制敵之圖然後能不蹈畏敵之矢然制敵之事固亦多端而臣所敢言其大者有二一曰經武二曰博謀臣觀方今之執非可以承平無事治也其必振厲威武如創業中興之時然後能轉弱為強以底泰山四維之固何者彼韃戎之暴固已憑陵函夏躡轢河嶽而欲其言以啗我狡謀以窺我我方崇飾文治雍容暇豫如平時深恐無以杜覘伺之萌而折陸梁之氣也昔我統祖肇造區寓而北狄尚疆四方未一故聚驍勇於京師壯爪牙於宿衛今日幸造船池以習戰也明日幸飛山營以閱礮也

武事之精近世無匹用能方行四表而坐服醜夷及我孝宗躬受付托之重歆成復讎之勲亦於軍政極意簡練今年大閱于白石明年大閱於茅灘躬御戎服震懾天威而鐵簾之射剏自聖意偏狡小卒皆得奏技於萬乘之前以希一命之賞當時將士莫不競勸雖值虜方張勲未克集亦以大競王室使醜孽不敢渝盟者垂四十年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又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古聖人之神武也藝祖孝宗實有焉臣願陛下考兩朝之政實肇自新歲而講行之以昭聖武

以振戎容以作士氣或謂審爾則勞師之費殆且不
少臣曰 祖宗內庫之儲夫固為講武設也 聖

明在上躬履即儉無橫恩無濫予獨不可舉之以修
武備乎况以國執積弱之餘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
起之此制敵之要一也昔三國鼎峙蜀名義最正而
地最徧兵最弱諸葛亮以區區一隅當中原全力迄
能自立者由其集衆思廣忠益不以己之智為智而
兼衆人之智為智故其言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
而獲珠玉也異時兵少失利則命其僚動攻已缺不
以為諱維此盛心千載可仰前日之怙權顛制者見

已自任養成深患不可追已今廊廟大臣謙虛無我
休休焉有亮之心獨於軍旅事宜務從秘密徃徃弗
暇僉謀故不惟朝列莫知而宰府樞庭之掾屬亦鮮
知之者不惟掾屬莫知而二三執政亦或不與知
者毫釐之差動關成敗其可忽諸 紹興初嘗詔邊
防兵機事體稍大者三省密院共議奏陳兩府屬官
亦通書檢蓋重其事而公共之此今日所當按以為
法者也然中書門下後省與尚書六曹之官亦皆宰
府之屬而舉朝文武孰非願效廟堂之任使者儻於
其間遴東通明詳練者數人以備咨訪凡兩淮荆蜀

山川之險易將帥之能否士卒之衆寡糧儲之虛實
 分委討論畫之為圖著之為錄俾三邊利病了然在
 目事閑邊鄙者僚屬僉議之執政審裁之然後折衷
 於宰臣而奏行焉如此則 朝廷得操約御詳之禮
 疆場無失機誤事之悔而又明詔在廷百執事各思
 治兵禦戎之策許以非時陳獻輪對轉對必先當務
 之急抵其所論之當否而為陞黜焉草茅常布之士
 有言邊事可用者稍獎錄之則彼將輕千里而來告
 矣或謂與聞兵議者多豈無机事宣洩之虞臣曰不
 然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况朝廷之大寧無十數忠謹

沉實之臣可與帷幄之祕者乎夫有烏獲之力者可
 以舉百鈞力苟不逮焉則合衆人而共舉之是亦烏
 獲也已况天下重器非百鈞之比而危機交急又非有
 濟此制敵之要二也惟 陛下不以臣迂且謬而忽
 其言則凡智識之高於臣者且將交進忠益愚者一
 得 聖明其擇焉

貼黃臣謹按 建隆三年十一月大閱于西郊

帝謂近臣曰自頃禁兵雖多未嘗訓練朕昨蒐去
 冗弱遂為精兵故因時而教習此藝祖之故事也
 乾道二年十一月大閱于白石四年十月于茅灘

六年十二月又于白石 淳熙四年十二月又于
茅灘十二年十一月于龍山此 孝宗之故事也
今近而可考者莫如 乾淳方其時上有兩宮之
奉下有遺虜之須又於二十八年之中五舉大閱
而鐵簾之射創於十三年春優加獎賚又不興焉
蓋卽儉不妄費之效也先是犒士之費出於左帑
南庫及已巳大閱宰臣以故例請 上曰處分已
定止合內庫支可也朕椿積此錢初無他用是歲
犒賜凡見鏹三十六萬緡都城會子為之增貴今
內帑之儲豐耗饒乏非臣所得聞然當此用師

之時惟樽節他用一以助軍旅之費可也近者臺
臣李鳴復卽官鄭寅因對有陳各已詳悉願明詔
大臣推行其言置局委官速加考覈舉凡浮冗不
急之費悉蠲除之早行一日則有一日之效若上
欲崇飾私奉不欲顧徇人情以浮費為不可鑄以
武備為不必講臣恐一旦事至將有不可勝窮之
悔惟 聖明垂意

十二月奏已見劄子

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
詩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音二

則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
倦倦之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為職伏
遇 陛下誕彌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
然徒知與海內臣民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
壽之道為 陛下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
矣奚益哉謹齋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
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
而乃逸也則為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
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至論
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姓

相傳同此一歎曰嚴恭曰寅畏曰祇懼無非敬也敬
與逸豫相為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
敬也周公歆王眡以為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
則游田不敢盥酒德不敢飲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
嚴而心志定是固輯福之源曼壽之基也然則陛下
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
之詩亦為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第祿爾
康矣而諫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
有如遠之人日侍左右然後迪其君於道而受天之
福也夫人君饗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

性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迎
逢扇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
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
欲於將萌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
而晏寧是乃保身長世之道也然則 陛下於親賢
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雖為
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申之以眉
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
遺其後人也 陛下嗣 先皇之服而為宗廟主歲
時饗祀固所當嚴而 一祖 十二宗之傳序其責

尤重不必勤勤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
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 陛下所宜深勉
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又
曰仁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
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長然靜
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
之人則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
有凝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
陛下所宜深體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
為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

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為有
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已之
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有自天
之道故天亦天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
為師而以祖已之言自鑑此又 陛下所當深用其
力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主之藥石參
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為足以諷之蓋能敬與仁則
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橫驚人君不知聖賢
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
齊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忽誕幻蠱其君至於餌

藥以長年未有不為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
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
嘗竊惟仙經萬卷不如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
如玩靜壽之兩語 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
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陳其愚惟
聖明裁察

乙未正月丙辰經筵已見劄子一

臣伏觀太史奏元日立春風起乾位其占主兵丁酉
之夕月犯太白亦為兵象或謂星文所主實在衛晉
以此仰寬聖憂夫天道貴華賤夷而本朝者中原正

統之所在也天之示戒所以仁愛 陛下豈為區區
胡羯計哉况時方用兵而占亦主兵厥類甚明可不
深懼漢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然則 陛下所
以仰答天戒者亦曰實而已矣何謂實本之於心則
為實意脩之於身則為實德推之於事則為實政有
是三者應天之道得矣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
欺也夫為善而無實身謂自欺以之欺人肺腑且不
可隱况天道神明而可欺乎 陛下親政以來乾乾
終日修身進德之誠發政施仁之目形之翰墨播之
詔令無一非善身宜昊穹昭格休應狎至而清臺占

驗乃若有未然者皇皇后帝厥監非遠何以致是意
者應天之實 陛下猶有當盡者乎夫毋不敬思無
邪 陛下所嘗筆之宥坐者也動靜起居真若神明
之在上然後為敬之實聲色玩好真若寇讎之必遠
然後為無邪之實若敬焉而有以害之正焉而有以
汨之則雖玉音之鏗鏘時發於口金書之焜煌日接
於目皆虛文而非實也用人聽言 陛下所嘗詔之
百辟者也登進賢能不徒寵其身必有以盡其材然
後為用人之實開納忠讜不徒容其直必有以行其
策然後為聽言之實若賢者固見禮而所蘊未獲究

諫者固見容而所陳未盡施則雖夔龍之武相接於
廷鳳凰之鳴日聞於耳皆美觀而非實也况名曰郵
民而凋瘵如故未聞實惠之有加名曰察吏而汙濁
如故鮮以實廉而自勵至於財匱而弗贍弊輕而不
行師徒喪於犇潰舟楫壞於轉輸凡若是者皆未聞
經理之實戎狄豺狼日伺吾隙設有不幸如占書所
云其將何以應之乎天佑 皇家豫形警告至惓惓
也伏惟 陛下深體上天仁愛之意凡其本之心修
之身推之於事者必使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
美觀者上帝監臨必垂眷佑所以延洪國命銷餽兵

苗當有潜格於冥冥之中者矣臣竢罪禁林蒙恩最
厚因人事以推天意常切隱憂故不敢避犯顏之誅
僭陳苦口之戒仰祈睿察

貼黃臣竊見 陛下躬親聽斷以來凡其戒敕臣
工訓勵風俗皆以 御筆行之此實美群聽之大權

也顧恐其間有言而未行行而未力者臣下得以
具文視之習為故常無復介意願詔三省密院刷
具紹定六年十月以後所降 御筆一一稽攷未
行者趣施行之行而未盡者更檢舉行下使令命
不為空言而中外咸仰大信仍願自今謹恭其出

如震霆之發以時毋致頻而失威輕而取玩則天下之幸也

臣側聞中外之論皆謂今日賢材滿朝而治效不立
議論盈庭而弊事不修憂時者為之歎惜異意者為
之姍侮豈所謂賢者非賢而衆議之紛紛舉不足采
邪臣竊謂人材有小大之殊而善用者取長畧短皆
足以有濟議論有同異之別而善聽者去非從是皆
足以有補子產相鄭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
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又善

辭令裨謀野則獲子產皆因其所長而任之用能
卓然自立於晉楚二疆國之間堂堂天朝人材豈下
於鄭者願詔大臣日加延訪使敷陳所蘊而攷察其
行能條舉衆弊而分委以經畫課其效之成否隨之
以黜陟焉如此則可用之人出矣漢昭帝時吏民上
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復奏 神宗皇帝
詔中外上言得失委司馬光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及
哲廟嗣位臣民皆上封事亦令光與執政看詳此皆
故事之可法者也近觀 御筆令將端平奏議繕寫
成冊以進群言繁多無所決擇文書盈几何由徧觀

願做 先朝已行之典命兩制近臣或兩省都司官
二三人付之看訂刪去浮辭剝取要語仍各從其類
繕錄成秩凡關於君德帝學者進入禁中備 陛下
之覽閱關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密院備大臣之采
擇繼今臣下章奏悉用此法苟當於理無不施行如
此則可用之言見矣用人聽言各有其實何治之不
立而弊之不修邪若夫悠悠泛泛玩愒歲月以虛譽
用人而無以覈其能否以虛文聽言而無以訂其是
非臣恐弊事日滋治效愈邈其患未知所終也懇切
有陳伏祈聖察

進故事

故事 乙未十一月

國語 吳王夫差

夫差吳王名

起師伐越 越王句踐

句踐越王名

起師逆之江

逆謂迎而拒之也

大夫種獻謀

種越大夫曰王其無

庸戰

言不必戰也

不如設戎

言備兵自守也

約辭行成

約辭謂卑下其辭行

成謂求和也

以喜其民

民謂吳國之人

以廣侈吳王之心 吾以卜

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

不吾足謂不以吾為可

也 將必寬然有伯

音霸諸侯之心焉

寬然間暇之意既罷

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

燼謂灰炆也

乃無有命

矣

謂絕吳之命也

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

諸稽郢越大夫

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弊行禮敢私告

於下執事昔者越國見禍猶言被禍得罪於天王天王天子也

天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句踐外孤猶也而又宥赦之先是吳伐

越許之平句踐上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

也言吳有全活之恩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

今句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

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

二三之老老家臣也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

怒屬兵屬兵猶連兵也將戕伐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

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言不以鞭箠指麾之而辱

遣軍士也 句踐請盟一介音界嫡女一介一執箕箒以眩姓

於王宮箕箒洒箒之具映備也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槃匱

二器也御謂侍御之人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解與同天王豈辱

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言此征取諸侯之常禮也敢使下臣盡辭

惟天王秉利度議焉秉執也利謂便也度量也彖謂宜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言欲伐齊吾

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言欲許與越和若越既改吾

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謂自齊還申胥諫

曰申胥即伍子胥也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

懾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

於股掌之上還反也玩猶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

蓋威以好勝尚也故婉約其辭婉順以從逸王志隨從

也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

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

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上聲炎炎及吾猶可以

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吳王曰大夫奚隆

於越隆盛也不必越曾足以為虞乎言不足為若無

越則吾何以春秋曜軍士言無越則兵乃許之成

臣按三代王者之師一於仁義而已未始有詐讓

之謀也周衰而敵國相吞於是合仁義用詐謀以

徼一旦之勝方吳之攻越也越欲出師以拒之其

臣大夫種以為是不必戰也不如婉約其辭以行

成於吳行成云者即後世講和之謂也吾之辭卑

且屈則吳人必喜而許吾成則吾事濟矣於是句

踐從之使其臣諸稽郢求成焉尊之曰君王天王

者所以啟吳王之驕心也曰親委重罪頓顙於邊

者所以殺吳王之怒心也使其女執箕箒之役男

奉槃匱之御以臣妾之禮自虜以貢獻之邑自名

者所以動吳王之喜心也故雖夫差之悍一入其

言果以越為易而許之成焉善哉子胥之諫也曰

彼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疆也大
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故婉約
其辭以從逸王志嗚呼若胥者可謂得敵國之情
矣蓋吳有胥越有種皆謀臣也智士也惟謀臣能
察敵之謀惟智士能知敵之智使夫差從胥之諫
而謹為之備雖百越其如吳何惟其誘於卑辭而
置越於防慮之表方且伐齊會晉以爭霸于北万
魯未幾時而越入吳矣蓋卑辭之能誤人也如此
厥後祖其遺智者何世蔑有以中國言之則如韓
魏之併智伯以夷狄言之則如冒頓之滅東胡皆

用驕之之術故曰始知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
敵不及拒此兵家之秘謀百試而百中者也蓋爾
女真崛起窮髮其吞遼人陵中國大抵假和之一
字以為誤敵之資甚至兵已登城而和不絕口此
靖康之事所以遺悔於無窮也女真之先世以此
紹人今其後裔又以此受給於韃竊聞韃之取西
夏取金國也皆先之以議和之使而隨之以侵伐
之師未有不墮其術中者嗚呼犬戎多詐一至於
此吾其可以不監乎夫以蠢蠢之小夷驟得志於
諸國驕蹇踞肆乃其情也而我小行人之至彼也

虜酋見之溫其言怡其色酌之酒而勞之我何以
得此於彼也報使過至無要索之辭有恭順之禮
又何以得此於彼也襄漢之行人未返而兩淮之
王師已動取其三都據其諸郡彼未嘗有詰問之
辭也我既舉兵彼宜絕好而王檄之來則自若也
我既彼攻彼宜我忿而東門之役何為莫之報也
神物之警彼宜秘密而宣之於言不忌吾之得其
情也回回之征彼宜隱諱而猥以見告不虞我之
乘其隙也凡若是者又何以得此於彼也其忠心
愛我邪抑畏吾甲兵之疆邪其亦有謀臣如種者

將以玩吾國於股掌之上邪是不可以不察也先
之以議和之使隨之以攻伐之兵彼嘗施之二國
矣又安知不設施於我邪是尤不可以不備也言
辭之甘藏鋒刃於飴蜜也禮貌之卑設机穽於康
莊也歛兵遠去鷙鳥將擊之形也委地弗爭芳餌
致魚之術也伏惟聖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亟圖
之無以三代仁義望犬戎而以末世詐譖虞犬戎
大為之備以措四海於安毋受其欺以遺千載之
悔實天下幸甚

故事

十二月

十一月

十一月

十一月

孝宗皇帝聖政淳熙十三年二月乙卯步軍都虞候
梁師雄奏射鐵廉合格官兵人數 上曰聞射鐵廉
諸軍鼓躍奮勵誠是作成士氣周必大等奏兵久不
用此輩無進取自然氣惰今 陛下以此法激勸不
特申嚴告戒自然戮力事執人人皆勝兵矣 上曰
然
留正等曰昔人謂鐵劍利而倡優拙者為其有志
於奮勵無志於宴安也 壽皇聖帝當時卒無事
之日不忘武備蒐卒於白石關藝於選德以進士
習射以武舉從軍凡可以厲士氣者無不為之至

是又命士卒射鐵廉勸以官賞人人奮勵其振作
之術深矣究觀 聖志夫豈一日而忘國恥哉

臣某竊謂國之強弱在兵兵之勇怯在氣有以
作其氣則懦者勇無以作其氣則勇者怯 孝
宗皇帝以兵久不用懼其頹惰委靡而不振也
故凡所以激勵之者無所不至白石茅灘之閱
與鐵廉之射皆其事也今自嘉定和戎之後兵
久不練而宿衛之師為尤甚臣於便殿之對已
嘗專陳之矣懷不能已又因故事之進為 陛
下言之夫所謂鐵劍利而倡優拙者言戰鬪擊

刺之藝與歌舞談諧之技一工則一拙也古人每以此而規國焉戰鬪擊刺之藝工則其執日以強歌舞談諧之技工則其執日以弱兵凶戰危雖非治世所尚然戎器以戒不虞弧矢以威天下固聖人之所不能廢也况強敵暴興接我疆場兵端既啟後患難量其可不仰繩 祖武以整軍修戎為事乎惟 陛下加之意則天下之幸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對越乙藁

奏申

申左翼軍正將貝旺乞推賞

證得賊徒已出福建界今深入廣東當即移文知廣州曾經略疾速措置收捕外所有合陳請事件數內一進勇副尉左翼軍第四將正將貝旺元係准西廬州強勇軍自嘉定十一年以後隨統制陳剛統領于公輔都統王辛王鑑夏友諒等在邊淮屢勦虜寇立到奇功唱轉官資紹定元年準樞密院劄子

從制置司保明差充雄邊軍准備將及汀邵寇竹
又隨總轄王祖忠前來福建收捕摧破賊巢禽獲
渠魁招捕司以其係出等立功人先給今來資帖
又申明朝廷得 旨再轉兩資今此料羅之戰旺
以一船八十餘人而當賊之八船五百餘衆賊舟
高大如山旺船不及其半而能手挽強弓倡率諸
卒飛箭如雨射殺賊兩船幾於淨盡其初據所申
殺二百餘人尚疑有所增飾及將旺禽到賊首賊
徒聚通判職官當廳引問職徒皆言是日賊船兩
隻各有七八十人皆為弓箭所斃旺又跳過第一

船殺死二三十人其門周旺一等五名皆是賊
部領某尋親詣兩獄子細盤問諸賊之詞一一如
初可見旺為人朴忠所申非妄竊見此賊在海洋
行劫日久所至官兵莫能禽戮而貝旺率先用命
且勦且擒身被重傷幾至殞命兼證旺人才奇偉
武藝精熟年齒尚壯屢立戰功在今將佐之中實
為難得欲望 朝廷特與超轉官資陞加職任以
為用命勦賊者之勸某證得貝旺元係進勇副尉
又得 旨再轉兩資覃恩合轉兩資將下已係進
武校尉又旺準密院劄差充准備將已經六年後

蒙淮西制置司陞充正將福建招捕司差帳前統領今見充左翼軍第四將正將管幹資歷已深又有勞効如蒙 朝廷推賞即乞於進義校尉之上陞轉官資兼本軍見申殿前司及本州節制司乞為備申 朝廷王賜劄下補充正將其亦已具申樞密院外併乞檢會從申施行

一左翼軍准備將吳寶充裨校暗曉軍事昨統制齊敏差撥軍兵出海憫其年老欲令勿行而寶毅然願出死力及料羅之戰貝旺一船為賊圍掩同行兵船無敢進者獨吳寶直前應援手刃數賊不

幸重傷而死一時官兵與貝旺同船有戰死者乃同陷患難義不容已而寶乃以小船策應卒殲賊手尤可嘉尚本州已支犒錢會及為文以祭贖卹其家見行取會本軍如有子孫即與刺充効用及自餘戰沒官兵亦等第優卹外證得嘉定十一年本州捕獲海寇其時撥發官王大壽亦死於賊某具申樞密院繼蒙指揮行下王大壽贈保義郎今來欲望 朝廷證王大壽例將吳寶特轉一官以為來者之勸

六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貝旺轉承信即與陞充正將職事吳寶特贈承

郎節

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

賊船南遁未盡就擒風濤瞬息來往無時某昨守本
州自捕賊首趙希邵等之後具申 朝廷蒙發下度
牒一十五道應副本州修整戰船創立圍頭寶蓋及
修葺法石永寧二寨添屯水軍增置石湖小塘水軍
名額以至儲蓄軍糧葺理器甲色色具備每歲舉行
水教及立諸寨巡海界分今再至見逐項事多廢弛
軍船壞爛而不修軍額死亡而不補營房頽墜器甲
損失自統制齊敏到官方稍繕治尚未能就緒及至
賊船侵軼郡境倉猝和雇民船應副大軍之用

羅之戰雖有勇將精卒竟以船小不能成全功及晉
江同安民船稍集而賊徒亟遁事已無及今賊徒深
入廣南正當船回之時必有遭其剽劫者豈不虧失
國課又福泉興化三郡全仰廣米以贍軍民賊船在
海米船不至軍民便已乏食糶價翔貴公私病之其
為利害固已不細况其在海每劫客船小則焚之大
即取而為已之船其人或與聞敵則殺之懦弱不堪
用則縱放之或沉之水中而擄其強壯能使船者為
已之用稍忤其意輒加殺害故被擄之人只得為出
死力其始出海不過三兩船俄即添至二三十隻始

不過三五十人俄即添為數百以至千人今諸賊在海人船已多若不及早殄除則日增月益其害未有窮已其見與統制齊敏商議整頓水軍及添制大船葺理諸寨務為先備使賊不敢犯但本州目今府庫赤立官俸軍糧尚且不給而本軍見管典庫息錢亦自不多俟旦夕見得合支用錢數或有久闕未免控告 朝廷乞賜量行應副所有福州延祥菽蘆寨廣州摧鋒軍及漳潮州興化軍應有水軍去處欲望指揮行下各處急速措置修葺船隻閱習事藝云向去南風賊船必回向北洋若自廣至福所過五六州

軍處處有備會合勦捕庶幾可以殄滅免為海道無窮之害乞賜指揮施行申聞事

劄下福建安撫司提刑司漳州潮州興化軍各證所申事理日下嚴切措置將應管水軍及巡捕官司船隻須管逐一點視損漏即行修補實以甲士各持器仗乘風駕使閱習事藝以備緩急驅用不得視為具文却致臨期生疎誤事仍先具知稟申 樞密院

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

當州五月十五日承潮州公狀證會四月三十日據

水軍寨及小江巡檢司申賊船復在大坭海劫掠漳
州陳使頭過番船貨擄去水手綱首九十一人使回
深灣拋泊出沒行劫因依當具申本路經略安撫使
司及移文漳州乞發兵船前來會合泂海駐劄官軍
船隻併力收捕至五月初四日又據小江巡檢狀繳
到東界新埭柘林部長林四等狀稱四月二十四日
早暮被賊船一十餘隻乘載五六百人持鎗伏上岸
劫掠復使船到柘林灣擄去監綱船二隻目今見在
深灣拋泊出沒行劫及據水軍統領關承信副統轄
高進義申稱本軍發遣訓練官鍾明管押先鋒船一

隻在彼同共囉探見得上件賊船有一十二隻拋泊
深灣本軍初四日使兵船出賴巫洋探伺至洋心偶
見一船隻從東洋使入內二隻迫近本軍兵船當
開弓弩箭射其大船賊船前來圍裹本軍為見軍
寡賊衆恐失事機抵得駕船使回把截本港目今賊
船隨後趕來拋泊吳田灣與本軍人船對望緣諸州
兵船未到事勢緊急申乞措置討捕本州竊見南風
正時所有海賊船隻通年往來漳潮惠州界上衝要
海門劫掠地岸人家糧食需索羊酒專俟番船到來
攔截行劫今來賊船已有一十二隻其徒日繁於番

船實關利害除已再帖水軍關承信高進義小江巡檢及沿海隅總等人整齷器甲人船嚴行把截仍申福建提舶司證會疾速區處調遣兵船會合外申乞差發兵船前來本州海次會合收捕庶使海道肅清番船無阻及承漳州公文大意一同州司證得賊船見泊深澳正屬廣東界分正南北咽喉之地其意欲劫米船以豐其食劫番船以厚其財擄丁壯擄舟船以益張其勢用意叵測為謀不臧此猾賊之所為非復尋常小竊之比且自今年二月料羅之敗只有五船今又添至十二隻聞其賊衆已近千人若容養不

除聲勢日熾未易剪滅兼福興漳泉四郡全靠岸以供民食而福建提舶司正仰番船及海南船之來以供國課今為賊船所梗實切利害本州不敢以閩廣異路為限即欲與漳潮二郡協力討捕而南風正時海道不順兼賊勢頗盛所當審圖未敢輕舉已移文潮州請亟告廣東帥司多發摧鋒水軍前來勦捕而本州亦發左翼水軍與之會合彼此協力腹背交攻庶幾必捷欵望 朝廷亟賜劄下廣東帥司調發上項水軍使之順風直上徑襲其後而本州合軍民船並進相為犄角決可禽滅賊徒肅清海道除已牒

左翼軍差撥兵船及行下晉江同安縣勸諭民船并
沿海巡尉差兵船前去漳潮界首會合外右伏乞指
揮劄下廣東帥司調發推鋒水軍與本州左翼軍及
諸灣民船會合掩捕仍乞行下福州興化軍各發水
軍相為應援庶免誤事申聞

劄下廣東經畧安撫司證所申事理立便調遣推
鋒水軍官兵乘駕船隻多帶器仗審探賊徒所在
與本州已調軍民船剋期會合首尾接應併力擒
討須使賊舟竄逸無所日下盡數敗獲海道早
肅清毋得玩縱滋長賊姦并劄福建安撫司

論閩中裨寇事宜白劄子

竊見閩中一路自巳丑庚寅群盜蠢起放兵四出
毒甚廣賴 聖朝處畫得宜顯置招輔一司于建劍
實與汀邵聲勢相接而當事任者適得其人調發進
師又皆一可當百故克渠逆儔相繼剪滅閩境肅清
此皆廟謨密運之效然汀邵餘孽逸之四方又遁藏
山澤者不為無人其間降伏之賊未必無飛揚之志
而白水一峒近在建劍邵武之境地嶮而酋黠徒畏
招司之威而未敢動耳今招捕既徒洪都帳前之賊
將勁卒悉挈以俱招司既罷而潭飛招賢下三筋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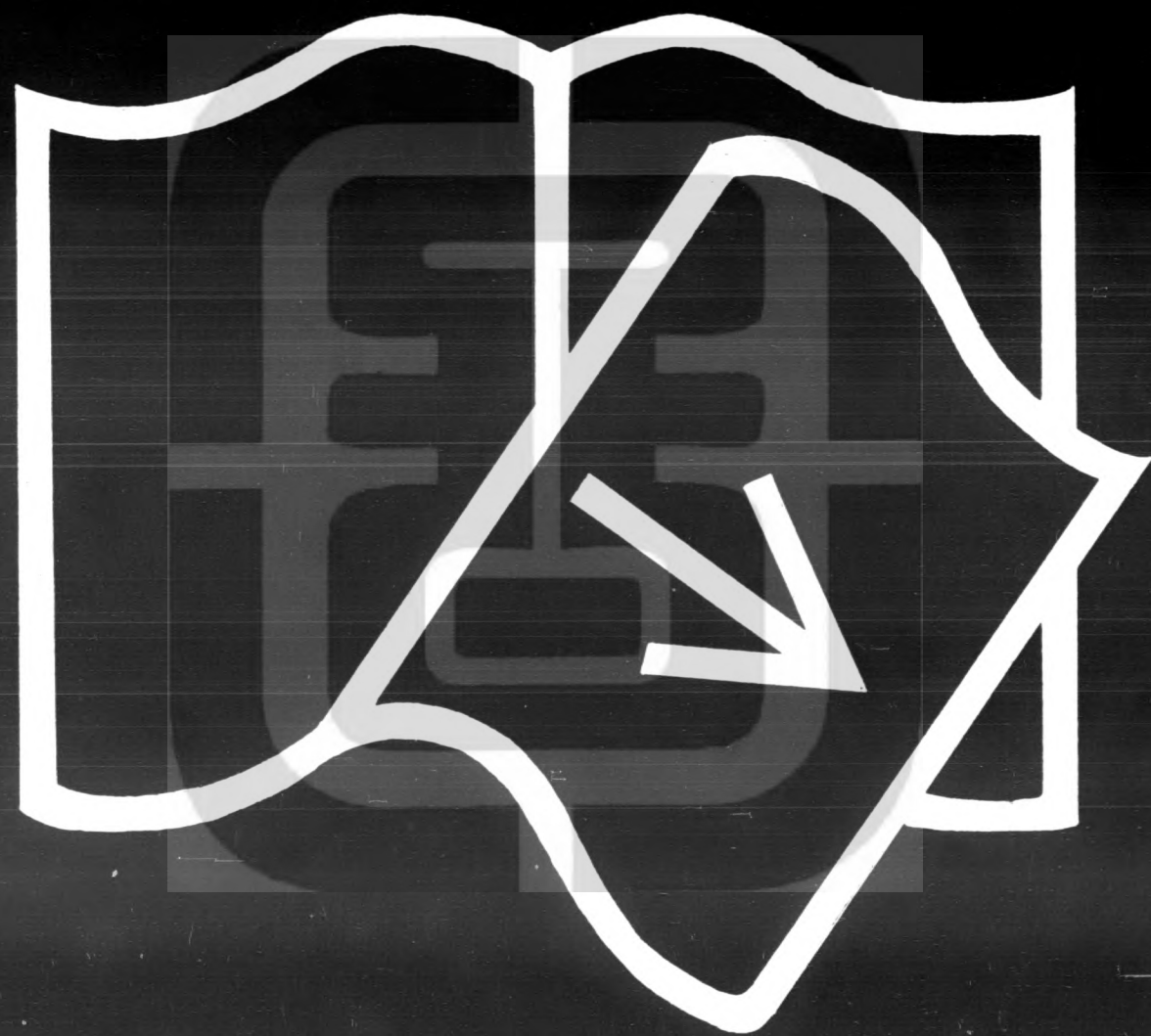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五
諸大賊巢去處建置寨柵皆未成就備豫闕然萬一
餘孽有相煽而動者尚費區處此上四州之可慮也
陳三搶諸寇據信豐山中為巢穴而出沒於廣惠循
梅之間與漳泉相去甚邇若江西難犯必趨廣東廣
東有備必窺漳泉此執之必至者也向者固嘗破龍
巖長泰而次及於永春德化乃經行已熟之路漳泉
有警則自莆至福皆動搖矣此下四川之可慮也安
撫使置司三山一道藉其鎮壓第與汀邵聲執不甚
相接雖名師府其實無將無兵泉建雖分屯左翼而
未練紀律未修諸郡守臣多文吏鮮或知兵

且有急未見其深可恃者今建關守愚謂宜選廷臣
之習兵戎有威望者付以郡符仍帶四州兵甲盜賊
之權蒐擇將士預為之備整飭戎政赫然精明使遺
孽之伏而未動者知有所憚此銷患未形之第一事
也其次則諸郡之守有智謀可倚仗者雖滿而當留
不然則雖未滿而當易其屯駐之兵與州郡尉寨之
兵責自守臣精加閱習而令帥憲督察之汀邵置寨
之未成者宜趣使就緒凡此亦皆豫防之當急者近
者戊申地震實為下土不安之象而稽諸人事其可
慮者又復多端用敢條陳其略伏幸采擇

小貼子監法一事乃致寇之源諸司雖嘗議論迄未聞大有更易今汀邵之人千百成群執持兵般販于漳泉潮梅諸處者如故而縣道以監為歲計者亦不少異於前禍亂之萌士深慮愚謂宜從 朝廷專委監司之有識體者一員用 先朝更改茶法故事俾之論立為良法以白于 朝而施行之此祖也併乞裁酌

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添助宗子請給
竊見本州通年以來公私言急上下煎

一日其病非一端然其供億之難蠹耗之子錢米一事而已考之故牘建炎置司之三百四十有九人其後日以蕃衍至慶元者一千三百餘人外居者四百四十餘人日則在院者一千四百二十七人外居者七人比之慶元中雖僅增五百餘人然自熙間則 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多而本州淳熙以後至于今日則 朝廷運司應贍本州出備者多何以言之方置司之初令運司與本州同共應副俸料錢以數百人之廩給其費未為夥



原件短缺

也而漕司與州各任其半 朝廷已歲降度牒五十道以給本州蓋知州郡經賦有限不令自任其責也其俸米則始科諸民至乾道中前以守臣王十朋之請後以漕臣傳自得之奏既罷其科敷而今運司認錢一萬貫且給度牒三十道以助收糴以兩項度牒言之為錢已六萬四千貫矣而餘皆漕司應副故曰自建炎至于淳熙間 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多而本州出備者少也自淳熙十二年漕臣林枏始以三十年之數酌中立額撥漳州與本州通判廳合發窠名錢本州都稅務補稅錢通計四萬八千三百餘貫以

而本州出備者多也然慶元之前未以為難者是時本州田賦登足舶貨充美稱為富州通融應副亦實其乏自三二十年來寺院田產與官田公田多為其家鉅室之所隱占而民間交易率減落產錢而後售日朘月削至于今七縣產錢元計三萬四千七百餘貫文今則失陷一千六百餘貫經界未行版籍難考不冊落者指為冊落未逃亡者申為逃亡常賦所入大不如昔矣富商大賈積困誅求之慘破蕩者多而發船者少漏泄於恩廣潮惠州者多而回州者少嘉定間某在任日舶稅收錢猶十餘萬貫及紹定四年

纔收四萬餘貫五年止收五萬餘貫是課利所入又大不如昔也常賦不如昔而宗子之給乃倍多於昔雖有材健之守亦無術可為不過陰縱諸縣探借一二年之稅重催已納之錢而抑勒保司代輸逃閣死絕之賦甚至無罪而佑籍非理而科罰無所不為民之憔悴為日已久其之至也講求利病於前數者之害不容不力蠲除而一二大縣以此藉口版帳之解遂不以時甚至有數月不解分文者官俸兵糧已苦不繼其守臣也到任六月而僅宗子廩給率常拖壓其年及常請與當增請者不敢便行幫放宗婦之成

親宗女之歸宗者合有請給亦不敢便與起支哀懇于庭者幾無日不有其間縊縊憔悴之狀有令人惻然者舊例常以月半支錢每當其時盡空諸庫聞湊不上則借兌諸司之錢侵動交承之數猶苦弗給至於俸米則出於州倉本州苗額不及江浙一大縣又自前人輕改稅法令下戶專納價錢米數緣此日減今適年催到止四萬石有奇廩給宗子之外率欠軍糧三數月又未免那移官錢措置收糴今當極斲之餘不惟無米可支又復無幾可糴諸卒月糧猶費借辦宗子之米又何以供用是官吏皇皇相視無策蓋

常賦之入既不足用而橫歛之事又不忍為且不為
不忍橫歛而已凡人戶稅賦豫借至六年七年者方
此稽考與之理豁一歲之間白不見數萬緡所以狼
狽至此極也自惟一介庸繆本無能為之材又昌當
不可為之郡朝夕憂煩莫知所處合即控告 公朝
丐從罷免別擇材能之守及今整頓庶或可為而謀
之同僚皆謂 聖朝寬大軫慮四方為守臣者倘以
利病之實上聞必無不聽况求 朝廷之錢物養
朝廷之宗室尤必樂從用敢匭血投誠仰告 君相
伏望 朝廷特賜矜憫將即日歲支宗子錢十四萬

五千餘貫析而為三 朝廷應副一分除歲撥船司
錢外更就撥合解上供銀八千三百八十兩計價錢
二萬九千餘貫以充其數運司應副一分除歲撥實
到錢三萬二千餘貫外更增撥一萬六千貫以足其
額此外一分四萬八千三百餘貫則本州任之宗子
米則折而為二本州管認一半一萬二百石 朝廷
於前項上供銀撥充一分宗子錢外猶剩三千餘貫
更撥度牒三十道付本州和糴以給如此則本州每
歲猶出錢四萬八千三百餘貫米一萬二百餘石而
宗司宗屬與養廉養士之錢米復在其外其數亦不

為少但比之前日粗獲少寬譬猶羸弱之夫身負百
鈞減省一分亦受一分之賜如蒙造化垂憐悉從今
請在 朝廷所捐無幾而本州賴以少解煎熬宗子
賴以少紓窮困諸縣之橫歛亦得以一切禁絕則
聖朝如天之仁所被廣矣不然則三數月間諸司之
錢已無可兌交承之數亦無可侵宗子之給實無從
出內外三千餘口嗷嗷待哺其何以處其雖鑄削羅
斥何益於事須至申聞者

小貼子某竊見在院宗子請給雖優其間口
大者亦自養贍不給貧困至多不能固窮流

錢甚至抵法冒禁色色有之今緣廩給不時之故
其狼狽益甚於前 聖朝仁恩沾被草木必不忍

皇枝 帝胄其窮至此伏願推行蓄忠厚之仁廣
萬藟本根之庇亟垂秘揀不勝大幸或恐議者謂
西南二司本同一體若泉州有請福州亦必援例
殊不知泉之事力在平時已不敢望福之萬一况
積年凋瘵之餘兩邑焚燬之後瘡痍未復愁歎相
聞視福之全盛何可同日語仰乞矜察

小貼子某今來所乞就撥本州上供銀或恐版曹
重難其事而漕司添撥亦未必肯從文移往復坐

淹歲月當州家窮急之時委實無所從出宗子廩
給愈見拖壓竊見建炎乾道間皆是撥降度
牒以助本州但彼時宗籍尚少故所撥止於八十
道而又撥提船司錢今則宗籍倍多於往時提船
司錢之外非得度牒一百二十道不足以給欲望
朝廷矜憐屬籍之狼狽特賜旨禪除每歲仍支
提船司錢外更賜撥降度牒一百二十道則上供
銀不必就撥漕司錢不必添撥而於宗室養贍之
費粗足支吾在朝廷所捐特其毫末而於國
家之公族所濟者不知其幾人仰冀恩慈特喜

報可某豈勝虔切俟命之至

再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

證對某昨以南外一司宗室請俸仰給本州為數繁
夥倉庫空竭支給不時輒敢控告朝廷乞每歲撥
降度牒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專一貼助養贍宗室
之費今月十五日恭準省劄八月二日奉聖旨令
封樁庫每歲支撥度牒六十道付泉州每道作八百
貫變賣充宗子請受支遣仍下提領封樁所證應施
行劄付本州者仰見聖朝念天族之困窮察州郡
之空乏霽然恩施降自九天闔郡官民內外宗姓莫

不歡呼鼓舞仰戴深仁第其退與官僚同共筭計每
歲宗子錢米除 朝廷及轉運司應副外本州自備
者二十四萬三千七百餘貫州家窮迫無所從出詳
細已具前申不敢再瀆近者陳請度牒一百二十道
盡索撥降止計官會九萬六千貫本州猶湏自出五
萬餘貫錢會各半糴米之數純用見錢凋郡之力尚
未易辦今來給賜僅及其半計官會四萬八千餘貫
則本州猶湏自備十餘萬貫公私掃地之餘委是無
所從出深恐宗室請俸仍是未能力及時而諸縣之急
橫歛亦未容一切盡革又復思念不允冒犯斧鉞

再伸忱請伏望 朝廷檢證其前申每歲給降度牒
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其當專一令椿贍給宗子不
敢分文別用其所象提領封椿所發到六十道已一
面措置變賣將未支請給月分逐旋補支仍將兌過
諸司等錢撥還別具帳中間外所有未降度牒六十
道伏乞速賜 旨揮施行

得 旨令封椿庫再撥度牒四十道通先降六十
道每歲共一百道付泉州充宗子請受支遣仍下
封椿庫所照應施行

申尚書省樞密院乞置寨事

證得本州永春德化兩縣與汀漳南劍三州接境紹
定三年汀寇既破龍巖長泰遂由漳境徑犯永春以
犯德化兩縣遭其荼毒至今瘡痍未瘳某自到任即
據寄居士人陳述利害謂合於永春縣衝要之地初
置一寨以左翼軍兵百餘人屯戍庶可弭患未然某
旋加訪問衆口一詞俱稱利便見委官同本縣知縣
陳珙相視形勢及牒左翼軍統制齊敏預加擇選準
備番戍外但初造寨屋發遣官兵不無支費本州日
今因於宗子俸給委是無可那融契勘交承錢內有
修城官會四萬六千貫文擬欲權行兌用兼官兵

戍例有生券證得建寧府左翼軍出戍浦城縣
其生券錢米係通判廳於官錢內支給合具申
呈劄下從其所申於永春縣置寨一所差左翼官兵
一百人更番出戍仍許權將椿管修城官會兌用別
具細數申乞除豁及劄下本州於通判廳官錢內支
給生券錢米伏乞指揮施行

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賑糶福建四州狀

臣所治福州去秋水澇下田薄收蠲減既多軍餉不
足糶價日踊民食孔艱近嘗具申朝廷乞行下浙
西少寬港禁容本州給據付商旅前去收糶十萬石

田州散糶以活一郡十二縣百萬生靈之命仁聖
在上必垂矜許邇日以來非惟福州貴糶而上州建
寧下州興泉貴糶尤甚蓋建寧專仰土產它無來處
去歲七縣所收皆薄而建陽崇安尤薄二縣名為出
產之地既各不稔故府城米價幾倍常年建陽唐石
之民相耗為亂雖幸粗定終未帖然漕倉本府見行
賑卹臣亦出本司社倉米以助之然所及無幾來日
尚長福興泉土產素薄雖當上熟僅及半年專仰
南北之高轉販以給自冬及春來者絕少故其價直
日益昂臣昨所乞儻蒙朝廷即賜施行但可少

寬本州未能均及諸郡每聞建泉細民艱食之狀輒
為蹙然伏念臣嘉定中將漕江左適丁旱蝗野無青
草臣與諸司同請于朝蒙賜建康轉般倉平江百
萬倉米合五六十萬餘石以充糶濟而緡錢度牒又
不與焉一道生靈賴以全活今茲福建之歉固未如
往歲江左之甚然寇攘甫定之餘所至民力彫瘵而
困於貴糶生理益艱若不亟圖拯拯則自今以往不
惟糶價日增亦且無米可糶流離饑孳近在日前臣
與建守袁甫泉守李韶往來計議惟有控告宸宸
冀垂天造行下平江府百萬倉撥米一十五萬石

應副四州軍賑糶容臣計會舟船搬運分撥各將收
到價錢徑自拘催赴浙西提刑司交納候秋成糶補
其於朝廷儲待初無所損而四州數百萬之窮民
獲免溝壑仰戴 仁天之覆奚有終極頌至奏聞

西山先生具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六

對越乙葉

表牋

賀天基聖節表

月旅孟陬允協書王之始星流華渚有關毓 聖之
期 九廟尊安八荒凱懌恭惟 皇帝陛下道由生
稟性本夙成河清社鳴應天地昇平之會龍行虎步
有 祖宗英武之姿祥紀商禡慶縣周曆臣頃綴六
卿之列今陪萬壽之祠虎拜萬年莫預簪紳之武堯
封三祝第虔鄉火之修

又

伏以光流華渚次王春五日之期名玷清廟上天子
萬年之壽欣同薄海共贊昌辰臣其實歡實抃頓首
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劄健中正日新君
德心銷外侮之虞天廣聖圖行撫中興之運宜用休
於中命衍過曆於卜年臣身也奉祠心為戀 闕在
阿在槃澗方賡衛國之詩使壽使多男請事封人之
祝

賀皇太后慶壽表

伏以奉冊東朝已霽下天之澤稱觴南面今開上公
之祥共贊興齡疇非戴后臣其實歡實抃頓首頓首
恭惟 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陛下宅心澹泊體道
希夷好黃老之言已躋民於仁壽稟姜任之懿每養
志於慈明掩前聞而有光與上古而不老臣遙班通
列近竊真祠金母長生宜永享慈闈之奉玉卮為壽
願益僧少廣之年

復官謝皇帝表

瞽言觸憲宜坐錮於終身慶澤流微廼悉還於故物
幸逾始望恩出更生臣其實惶實懼頓首頓首伏念
臣昔綴周行嘗誇內直花輓晝景久承 寧考之恩

蒼梧莫雲忽瀛茂陵之血屬際飛龍之運首膺馳駟
之招念非忘身何以報國欲勉圖初政之助庶弗辱
先皇之知而臣學泥古陳識非時變無袁盎之忼慨
有汲黯之戇愚 聖君非不受言臣自竦於開導國
人皆稱有罪 上獨示於矜容弗貶潮陽之八千僅
奪駢邑之三百出畫如孟子肯懷悻悻之私在畝若
劉生徙抱惓惓之意雖欲磨鉛而自效終虞復玷之
孔艱遽放紫誥之新畫澡丹書之舊袂何元士班昭
邇臣間館珍臺媿苟媿於廩祿鈞天廣樂恍如侍於
威顏人皆謂榮臣獨知懼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聰

明天縱聖敬日躋方東朝丕衍於修齡而南面躬修
於曠典道可民以孝既洽四海之騅與物為春忍眠一
隅之泣釋羈魂於幽室返逐客於囚山爰及頤蒙亦
叨牽復臣敢不淬磨宿志滌滌曩愆犬馬之養無施
惟冀愛君之義江湖之身雖遠敢忘存闕之心

謝皇太后表

東朝奉上稱元日之上儀北闕揚綸肆敷天之大告
不遺簪履之舊載放命數之新十年之疇一日而復
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欽惟我 宋之極治世有
大母之慈謨 元祐人材賴宣仁之培植 紹興國

論繇 聖獻之開明用能躋登太平光復舊物不圖
至此寔親見之臣曩際龍飛首饗駟召念昔受知於
寧考未酬罔極之恩迺今獲事於 嗣皇當守勿欺
之節冀殫塵露少答乾坤訖當五窮自貽三黜匪曲
垂於宏覆將坐錮於終身茲蓋恭遇 壽明慈獻皇
太后陛下巍然前古之姜任允矣深宮之克舜自
嘉定更張之後翼鴻化者二十春迨初元擁立以來
衍皇圖於千萬世諒當 聖子鷄鳴之間必及 先
皇燕翼之謀以信順收天人之心以忠厚壽國家之
棟斯竣盛典遂布寬仁以 皆得以生還羈鬼

其旅殯凡被 公朝之厚澤悉由 慈極之至仁而
臣竊祿有慚報恩無所願欲長樂之德與日月以並
垂更祝少廣之年後天地而不老

再知泉州謝表

奉祠居里每勤北極之瞻進職守藩復忝南州之寄
甫臨舊服恪布寬條臣其中謝臣聞天道至仁風靈
無竟日之怒聖君大度山林鮮終弃之材韓安國起
於徒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為長吏蓋值明時微臣
之漢唐之子之能 陛下守 祖宗萬年之法昨者
金華之入侍溫然玉色之下詢局嘗因諫以罪人白

媿格君之亡術方稱彈文上獨亮狄山之愚迨霽宥
一頌盡洗元成之玷何嗇於議罰而樂於用恩庸見
九重之本心不忍一青而弃物既班次對又秩殊庭
沒齒飯疏夫亦奚憾建牙作屏則匪所期敢圖朱轡
皂蓋之華仍泣紫帽清源之境念昔先帝付臣此
州玩愒三年不聞善最侵尋半世復見遺民屬當公
私凋弊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為煨燼
十室而九之蓋藏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
日茂俸緡半出於鑿空自省迂疎若為經理茲蓋恭
遇皇帝陛下道心淵靜德性昭融不以諛說為愛

君故略臣疇昔嬰鱗之譴不以聚斂為體國故取臣
平時求牧之長畀以舊封責其來效臣昔猶將母今
獨携孥祿弗逮於養親志唯顛於報上拊摩瘡痍冀
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溉本根為聖朝元氣之一助

謝職名表

南服承流謬玷一麾之舊西清充職躡陞三等之華
恪奉絲綸增輝符竹臣其中謝伏念臣猥繇陋學蚤
侍末光禹訓至明嘗疏榮於帥閫克文有煥復假寵
於祠官未酬天地之恩自速雷震之譴甫叨牽復旋
被甄升名聯唐次對之班地重古諸侯之寄維神

祖十九年之制作垂炎圖千萬祀之憲章邃閣秘藏
求儷義娥之照名儒典領儼分鷓鷯之行迺容孤外
之遠臣而參廣內之近列僥逾已甚負任實難茲蓋
恭遇 皇帝陛下德與日新仁同天覆雖萬里皆如
畿甸均在撫綏苟一夫或泣堂隅為之慘怛肆命從
臣而作牧度推德意以及人臣敢不欽奉使令勉思
殫竭為中郎於禁闥固所志之愛君安赤子於海瀕
是亦臣之報國

知福州謝表

公道天開遠際攬權之始全閩地重首功分閩之隍

顯服龍光私憂文賦百中謝伏念臣孤忠自信獨立無
朋 先帝輟諸玉堂之廬俾司漕計陛下滌其丹書
之籍旋付藩條 兩朝二紀之遭逢一節四麾之赫
奕重臨郡寄僅閱歲暮米檠自將粗謹酌泉之誓爾
絲是戒少寬竭澤之嗟方生意之浸還眠初心而猶
慙幸值陰霾之披豁恍瞻麗景之昭融獲於茲辰與
在親擢西廂職峻南服任隆侯度未修豈堪牧伯之
命里門在望實均父母之邦當上下通泰之期布
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瘡痍之未復考比年倣擾之
所由政首安恬寧有駭與之馬吏無侵枉誰為游釜

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猶宿疾甫瘳之後正真元
當養之時躬為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障廼
所職祗媿非材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健配乾行明
符晉出培千萬年立國之本一用寬仁掃數十載祖
利之風大興廉耻臣欽承 詔旨思體 聖情志或
得行詎有禁闕淮陽之間職當自勵願惟穎川渤海
之師

謝除戶部尚書表

十連竊寵媿藩閫之罔功一禮適歸叨地官之進長
班躡陪於踐斗懼采重於履冰中謝伏念臣素守朴

忠濫膺廼簡曩被初元之召首躋邇服之榮自退屏
於山林寔遠於軒陛憂時之髮益白帳去國之十
年戀闕之心如丹敢忘君於一飯屬蒙起廢再玷承
流阜蓋分符輶復既還於舊物青真授鉞繡行仍喬
於故鄉曾坐席之未温忽賜環之已及方躬攬宏開
於公道而彙征必萃於群賢敢圖孤跡之漂流亦辱
清朝之記錄且民部周司徒之任豈惟稽戶口於版
圖顧尚書古納言之官蓋實專喉舌之樞要誤拜演
綸之渥胃陞曳履之華退省駑疲曷勝螽負茲蓋恭
遇 皇帝陛下乾剛天健蓄懿日新親度政以厲精

大明黜陟臨百官而昭德洞別忠邪念臣嘗參紫橐
之聯知臣粗厲素絲之節輟還近綴俾侍清光臣敢
不期稱隆私勉堅初志生財有道雖慚源流本末之
知事君勿欺願竭獻納論思之報

進大學衍義表

伏以汗竹雖塵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小大語
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中謝惟大
學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
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修己為
反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綱一破

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照而知
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廼
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象
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
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豪雖共覘雜進
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重菲薄欲效編摩遽
惟三至之謗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
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憊憊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
矻矻以窮年首劄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
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

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
嶽之崇深期效消埃之裨補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
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
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
理期貫於精粗適粹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
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宣召口宣

有勅學士之官久不真拜嘉卿閑雅召至翰林虛
席以延亟其祗命

謝宣召入院表

十三日

來從南服未宣民版之勞召寘北扉猥被宸綸之寵
光生里巷榮動簪紳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
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
忤指而暫間終必棄瑕而復用脩除翰苑在環滁出
守之餘軾侍禁廷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
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巖以備顧問如臣
者才華弗競慙拙自將掌 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
越俎迨 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牆以驅馳州縣
之類且廢放山林之久見聞寢少藝業益荒結茅屋

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
首之重来誤辱清衷之妙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
入之榮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肆筆成文解絃更化
志寧群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垂或訪河西之事
必有端良之彥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俾承人之
臣敢不益堅晚節思荅隆知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
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擡任賢之要則所自期

謝除翰林學士表

天子重儒臣方恢文治翰林逼華蓋遽冒恩光兼陪
勸誦之聯曷副掄材之意中謝瞻唐室之崇內令

號私人惟聖朝之得臣名真學士豈獨文章
五季之陋抑亦論諫首四賢之稱凡厥封囊且陳時
病至於舉筆猶寓忠規懷哉若人允矣名世伏念臣
愛君有素典誥非長曩自中祕書久攝承明之直晚
繇太常伯躡升供奉之班伏觀內史錫命之詞顯舉
至和得賢之美顧改元更始雖歲月之略同而為官
擇人則材能之夙異一字之褒太寵千鈞之重難勝
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寅畏克對於天心恭儉一如
於 仁祖砥平諸夏式圖大競之勲畦種群賢將備
無窮之用故雖庸瑣亦汗凝嚴臣敢不刻意斯文勉

有所職變絺章繪句之習豈薄技之能堪以救時行道為賢尚前猷之可仰

謝賜衣帶鞍馬表

翰院詞林方對渙恩之渥尚方天廡更驚晉錫之蕃際遇何功服乘有耀中謝伏念臣少無綠飾老益虺隤衣敝緼袍莫無慙於季路御款段馬竊自慕於少游豈圖承乏於鑿坡猥獲分珍於玉陛鵬錦之紋煥爛申以七環龍媒之骨權竒華之六轡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服惟命德爵以馭臣念其滄清切之班故俾昌輕肥之寵舜裳五色漸微裨補之能燕駿千金

願廣招徠之意

請免

辭免知福州安撫奏狀

伏以視邦選侯無越帥藩之重臨人泣政莫如鄉部之難兼此寵榮惕焉震懼伏念臣材非敏銳學最空疎兩朝千載之逢荐沓華顯一節四麾之寄蔑著勞能自撫舊邦偶承極弊邑有積年之豫借州無旬日之宿儲重以公姓寔蕃廩祿弗繼內循薄技既初亡鞭笞之長俯眊窮眊寧忍用箕歛之術輒效求芻之義冒干行葦之仁天憫皇宗歲頒僧牒獲少寬於憂

竄方勉竭於撫摩粗銷田里之敷愁即丐山林之間
散未能底績遽已饗恩陞近職於文謨付中權於閩
服顧慙譎陋曷稱褒遷不稼取禾雖追公言之誦維
桑與梓更虞本道之嫌敢瀝忱辭冀回渙渥

辭免除權戶部尚書狀

文昌在從列為最高版曹於國計為甚重自仲由之
材聖門僅許以治千乘之賦况如臣之不肖而使攝
大司徒之職治天下之賦其為不稱亦已明矣伏念
臣曩負乖愆衆所指目保全覆燾盡出聖君之開

臣曩負乖愆衆所指目保全覆燾盡出聖君之開

闕感激恩光磨礱朽鈍每思興悠久之利不敢徇苟
且之謀私願 朝廷假以歲月庶幾斯人受一分之
賜少寬九重不忘遠之憂區區寸忱可以對越實無
一念別覬寵榮豈圖到官俶爾四月絲綸之命忽降
自天仰惟陛下更化以來大明黜陟英髦濟濟聚
在闕庭臣於是時豈不願親近日月之光筮跡鸚鴻
之列而自量蹇劣莫副選掄冒昧而前必致顛踣伏
望 聖慈俯照忱悃收回渙汗用稔師言

再辭免戶部尚書狀

需章有請渙汗未回讀溫詔之丁寧重微衷之感激

伏念臣雖乏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政在私門固合進難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朝召而暮行矧惟去國之十年常切愛君之一念每愁無路可輸畎畝之忠詎意逢辰重瞻天日之表身未離於閩嶠心已驚於闕庭盍即敬承敢云固避惟是天臺高選地官劇曹位在納言難踵夔龍之武職專治賦媿亡晏巽之才僭瀆睿聰冀還宸渥或改司於明局或仍綴於舊班庶幾上無濫予之嫌器名增重免僥逾之媿廉耻獲全臣已於六月一日起離福州迤邐赴關外所有權戶部尚書恩命合伸懇免降詔不允

朕自承大統倏踰十年謂藩閩之間雖以任師帥為急而朝著之內尤以得賢傑為先宜有千人之英來預六聯之長卿忠忱許國讜論昌時兒童知其姓名縉紳聞其出處每深簡記茲甫召除近臣盡規蓋有關於君德司徒掌教夫豈為於民財忒副詳延寧容辭避其祗前席之意毋徇循牆之譙所辭宜不允

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狀

恭聆二命有惕十裏竊惟禁林置寓直以來學士拜真除者少繇慶元迄嘉定之末歲殆幾三紀之

間考伯壽至樓鑰之舊題不過四人而已睿明繼作
選用益嚴由其任職之難是以虛席之久文章爾雅
必有先秦西漢之風德望老成乃稱北扉東閣之選
伏念臣謫焉孤學藐爾下材昨事先皇獲濟內命
既求試於民事遂積困於吏氛司空城旦之書幾於
習熟翰林子墨之作久矣廢忘故游用於初元竟年
辭而得請於赫聖神之斷丕昭號令之新宜屬鉅儒
俾當鴻筆庶海內讀懇切丁寧之詔知聖上有憂
勤惻怛之心自顧如臣則非其任三十二而攝直已
愧能言五十七而為真政尸誤寵迺若侍經之職尤

高勸誦之班既已言之無得豈重來之可勉仰
斬宸指併寢恩綸福之私凌兢以俟所有恩命未敢祇
受降詔不允

卿負一世重望前去國也士論共惜今還朝也民
言交慶其何修得此於天下哉直以愛君志念懼
切論議侃侃一出于二耳然則代予言以詔四方
舉堯舜之道以言上之職正卿在也而得辭乎况
國人所期朕意所屬有不止此者卿豈不察避也

再辭免狀

北扉建昌西學侍言在儒者均謂至榮而聖朝

之所謹選其心驚必嘗非敢嘗然臣頃在初元嘗陪
經幄未殫忠益已困頌言故當出盡之時不勝戀闕
之念乃今何幸復近威顏此區區愚臣報效之秋也
其敢以不肖自解惟是學士之官在本朝為甚重近
世多虛而不除顧以何人得以充教伏觀 朝廷更
張以來兩制之任必惟其人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殆
數十年之所未有臣以空疎之學骫骳之文一旦躡
而為之長得無愧乎用是踧踖不安頃至再塵天聽
伏望 聖慈將臣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特賜
寢免改畀名流所有侍讀職事臣不敢游其控免

辭免兼修史狀

十一月末

恭聆明詔有惕于中嘗聞先儒曾鞏有言以為唐虞
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為二典者不獨記其事迹併
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當時執簡操筆者亦皆聖
人之徒也恭惟中興 三聖揖遜相承無媿堯舜豐
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名世之士知聖人之意者然
後能揚洪烈彰緝熙上媿典謨之盛如臣者才識非
長問學最淺昨在初元嘗與筆削莫措一辭今復河
為再叨妙選况皇蜀之耆儒家擅史學承命修纂允
謂得人豈容末至躡處其上用敢頓首以請伏望

皇慈收回渙渥顓命者儒總領厥事庶幾鉅典不日
崇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降詔不允

卿引鞏語既知史之難其言皇家世又知史之長
則卿史學深矣茲朕所以命卿也惟我建炎中興
迨今百有餘載 高廟一朝大典猶未迄奏朕心
忸焉寤寐不置比喜得稟今復詔卿蓋與 先朝
分命修初以作唐史同意欲趣于成耳其相與舉
綱撮要共裁衆工使汗青有期畱信無極以稱朕
章明祖烈之志則予汝嘉仲叔之間何足為遜所
辭宜不允

卷第十六終

